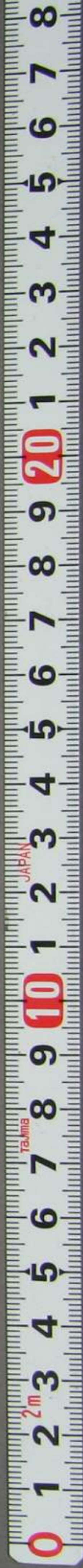




特別  
20  
2956  
42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42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二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選輯



樵李沈嗣選仁舉參閣

歐陽南野文集

疏

歐陽鐸

二王禁中成婚疏

二王婚禮

查得 大明會典、親王婚禮、洪武年間成婚在

皇城內、妃家於親迎前擇日將房奩牀帳等物至

王府鋪房、禮部預先奏知、至日、妃家備鼓樂迎引、從午門東角門入、鼓樂止於闕西、妃母或親戚入內陳設、弘治年間諸王先期移出、皇城外府第、妃家鋪房、各於其府前項禮制、先後不一、臣等看得、親王婚禮、關係大典、而先後異同如此者、蓋初我太祖高皇帝、以父皇婚子、是以就禁中成禮、將之國而後出就外府、我孝宗敬皇帝、以先皇婚弟、是以移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仰惟皇上德配皇祖、天錫純佑、二王睿質夙成、選婚協

吉、皇上以父皇為子納、妃蓋自太祖成祖

之後、百八十餘年、所僅見者、比之宣德以至弘治年

此固當有異同

間、皆以兄皇為弟、納妃、事體既殊、禮制自異、臣等竊

惟今日、二王婚禮、似當從皇祖之制、鋪房合巹

皆就禁中成禮、臨當之國、乃出外府、伏乞聖明裁

定、庶臣等開擬儀注、不至錯誤、嘉靖三十一年十一

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着於各府行禮、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

江西王府  
分管府事

竊惟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今日江西宗室之爭，大要始於名分不正。若復處失其當，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臣等有不得辭其罪者，故敢冒昧為皇上陳之。照得管理府事之名，蓋郡王故絕，而其府各枝宗室，不得獨以其官稱。如將軍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將軍，如中尉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中尉。其府之名不可革，其府之印不可毀，乃推將軍中尉一人，授以管理府事名目，一切名封等項，得行使該府印信，啓請親王轉

奏，其署銜則稱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某。此臣等所謂名正而言順於事理宜然者也。且各枝宗室悉受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承行啓奏，其分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覬覦之爭，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既以謀反伏誅，其國應除，其實已毀，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反者干涉各有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蒙皇上赦除其罪，復其爵

為宗藩所汚者朝廷而赦已叨曠恩不當復

焉假借以啓其覬覦也祿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達於朝非若將軍中

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者當時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不敢復冠某府二字於上亦以爲得權宜之道矣但既云管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爲何府之事是顯除其國而陰存其名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鈐束郡王事體幾與親王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此臣等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夫陰存其名焉知不有

術名以責實者顯與其實焉知不有據實以求名者今纔一易世遂競起而爭雖以管理爲說竊恐意不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恐此之久據而多方以搖之此則恐彼之傾奪而多方以持之此臣等所謂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者也夫始議成於倉卒其失猶有可諉今事勢已定事机又可測知且郡王既得以其爵自達於朝而爵同者欲其承受鈐束勢必難久又事理之顯然者臣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

辭矣。伏望 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三司等官翁溥、蕭端蒙等勘報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比照 交城、襄垣、慶成等府事例，將 建安、樂安、弋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儀人等各聽該府管束。及奏請各封等項，其冠帶、石城王未奉 明旨復爵，難遽比照。郡王行事當與 瑞昌等四府一體照支。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其宗派則 鍾陵與建安為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安、弋陽為近。合無將 鍾陵一府分附 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

附 樂安、臨川、宜春二府分附 弋陽。一應該奏請事務，附府轉奏。拜進 表箋、慶賀、救護隨府行禮。其三府迎接 詔勅，則輪遞從尊。庶覬覦之漸可杜。大競之端可息矣。及照 獻惠二王、大宗廟祀本非小宗支子，所得專主，合無每一易世請奏 欽定一王奉祀。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自君既不得專管，亦不許專擅輪遞。庶於事體為順。再照各該府并分附府分各 宗室儀賓仍乞降 勅一道俱照嘉靖十五年題 准事例，朔望赴各府畫押聽各

郡王鈐束關防。其樂安建安二府。止照原降印信行事。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繳進。另行具奏鑄造。弋陽王印。候冊封之日再行頒給。中間尚有未盡事宜。仍令撫按官逐一議處停當。作速回奏。以憑題請施行。臣等再三參詳。各官陳奏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以易此。但事宗室。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聖旨。是這事情。你每既議擬停當。着各府分管。不許再來

擾奏。

中尉女授宗女宗壻各號疏

宗女

切惟國家大事。祖宗之制。所當申明。時勢之窮。所當變通。二者議政之大經也。照得郡王孫男。祖訓有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之文。孫女則縣君。鄉君之號。止於曾玄。而五世不復及焉。夫祖訓於起居飲食之宜。宮室器用之制。纖悉曲盡。豈獨缺畧於此。蓋孫女至於五世。親屬疎遠。若一槩授以封號。給以祿秩。非惟勢有所不能及。而恩亦有所不能溥。

者此 祖訓之所以不載也。今觀郡王之女。其祿米比曾孫子女祿米。僅比六世孫。聖祖深遠之慮。可推而知矣。况女既有婚。則其夫家生業。足以自贍。朝廷稍加光寵。即足爲恩。固不必強勢之所不能。而盡授以封號祿秩。此則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通計百二十七位。未爲多也。而當時祿米已不能全給。藩府纔本色六千石。秦府魯府唐府

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伊府各二千石。岷府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千五百石。而郡王又嘗於數內分撥。俱不滿萬石之數。蓋天派日衍。稅糧有限。祖宗預計其必然。而遠爲之慮者如此。今各親郡王將軍中尉。計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計九千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其位數多國初一百五十倍。其來者尚無紀極。而親王本色祿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



師之數。不啻倍之。皆國初所未會計者。且民間稅糧有減無增。豈惟將來莫知所處。即今在在已無措矣。即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麥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該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一省。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是二省之糧。即無水旱蠲免。升合俱完。猶不足以供祿米之半。况官吏俸廩。軍士月糧。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前此豐林王台瀚奏要限定郡王將軍中尉子女。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夫台瀚亦郡王也。豈其獨不欲富而為此言哉。蓋以宗室祿糧。雖有定額。而有司不能全供。必數懷舛望。有司缺乏。未能辦給。而宗室勢欲全得。必數受侵侮。政令因之阻格。國計無繇充足。不若使各受冠帶月糧。從其自便。各治生業。為兩利也。夫祖訓所載者。祖宗時亦不盡足其數。而豐林王尚欲為裁限。况中尉之女在。祖訓所不載。乃當祿米無措之日。而欲於祖制之外。盡授封號。徧給廩祿。臣等實未見其可。此則時勢之窮。所當變通者也。又查得靖江王府鎮國等中尉之女。俱遵奉

祖訓。例不授封。今秦晉等府。其初則與靖江府親疎少異。既傳至中尉。則其女同爲。皇家祖免以下親之女矣。伏乞。皇上推廣聖祖之意。裁成昭代之制。凡各王府中尉女。及選配子弟。合無聽本部題請。聖恩。授以宗女。宗壻名色。仍給與冠服婚資。其冠服宗壻視文職。宗女視命婦。出鎮國位下者。冠服七品。并婚資共給銀百兩。猪羊各十隻。出輔國位下者。冠服八品。并婚資共給銀九十兩。猪羊各八隻。出奉國位下者。冠服九品。并婚資共給銀八十兩。猪羊各六

隻。俱行各該布政司關領。其宗婿就各該。王府冠帶謝。恩不必赴京。仍聽其自便。不必在府隨衆朝。參有司以禮相待。照品官例免其雜泛差役。如有志科舉者。聽提學官比照教官科舉例考選進場。蓋郡王子孫。祖訓猶許其出仕。則宗婿可以類推矣。擴。祖宗有限之制。而溥。皇上無窮之恩。酌時勢之窮。而盡變通之道。臣等愚昧不勝拳拳。其。秦府奏。請鎮國等中尉秉樞等各女婚選。如蒙。皇上允臣前議。裁爲定制。容臣欽遵。題。請施行。嘉靖三

十二 十一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准議  
行

覆朝鮮王請收買律管疏

屬國  
樂器

准朝鮮國王李峘咨稱議政府狀啓該禮曹呈備奉  
常寺申本寺厚貯律管俱各損舊致使編鍾等器不  
相和應又兼本寺該用各樂原習於 中國近來訛  
誤居多無從按定查得洪武三年二月內該高麗恭  
愍王移咨都省乞於中國樂工內擇取精通衆音者  
二人發送傳習當准回咨着將合用樂章令習學人

親齋赴京習學永樂三年四月內又該本國爲因宗  
廟社稷樂器損舊咨請禮部齋價當蒙本部奏奉

太宗皇帝聖旨樂器與他欽此將樂器給賜外竊蒙  
屢朝 皇恩實出尋常即今原用律管歲月旣多所  
差益甚兼該寺訛傳已久漸失其真合無差委樂官  
前赴京師按定等因爲此今差樂官一員樂師三名  
齋帶價布跟隨賀至陪臣前赴京師煩爲轉達特許  
收買及行太常寺選樂工按 以同 聖朝律度量  
衡之制等因備咨到部看得朝鮮國王李峘咨稱律

管損舊音樂訛誤乞要收買及校習各一節為照朝鮮之事 朝廷職貢甚謹 朝廷之待朝鮮恩禮素

優其所稱洪武永樂年間事例蓋備述我 太祖

成祖恩遇之隆以深致其慶望之意故有今日且正

朔所及量衡必同而况管籥音律為禮樂之大者豈

敢不請 聖朝擅自制作其所據陳請似應 俯從

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行移太常寺選取精通音律

樂舞生二名與差來樂官樂師逐一校正其律管合

無 俯從收買惟復 特恩頒賜以示優禮嘉靖三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律管着賜與

覆請勅諭倭夷疏

勅諭倭寇

臣等看議得聖王馭夷因時制便各有攸宜日本於

國家雖非請封受冊 頒曆朝正之國然自永樂

以來許令十年一次入貢至則豐其賞賚通其互市

蒙 恩甚厚乃今納我逋逃王五峯潛藏彼國糾引

夷醜入寇沿海州縣大肆焚掠所據巡視浙江右僉

都御史王忬南京吏科給事中張承憲各奏請 勅

旨責諭一則欲因其懷恩曉以大義使縛送叛孽之賊一則欲絕其封貢震以天威使殄殲猾夏之夷盖目覩事勢急迫多方消弭足見諸臣悉心籌慮但要責付朝鮮琉球傳諭須待二國使至令通事譯審果與日本原無仇隙舊通往來然後請給庶幾付而必受受而必達及查祖宗朝未有勅付隣國宣諭之事防微慮遠盖有深意又日本素稱貪狡習為悖驚先朝數因事頒降勅旨曉諭俱未見輪誠悔謝之奏至嘉靖初年貢使宗設構亂擄我職官宋

璉等以去聖怒赫然阻絕其貢既而鎮巡官為之懇請荷蒙天度優容不追既往而役王亦未曾將宗設等縛解宋璉等送還止據夷呈稱諸人俱已遭風亡沒竟亦莫究的確跡其平素如此恐未可徒以言語化誨而震懾之者夷情叵測國體攸關臣等叅詳各官所請本欲紓急目前今倭寇既退似可且停合候命下備行巡視都御史王忬深察此夷謫詐及復即今但申嚴祖宗備倭之法其勅旨宣諭如此處分最為得宜一節付與琉球朝鮮既無舊例合待日本貢使至

日酌量時勢緩急另行 奏請 臣等奉 命查議不敢不竭其愚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

朝鮮擒獲倭犯疏

褒獎 屬國

該朝鮮國王李暉奏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

欽此 臣等謹欽遵

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內該

欽差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右

僉都御史王忬題稱倭寇流劫閩浙沿海地方又該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祚奏報山東靖海衛地方倭

寇登岸放火殺人等因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通行

沿海地方嚴加隄備去後又查得嘉靖二年十一月

內該朝鮮國王李暉奉稱倭奴打攪 上國仰仗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倭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差刑

曹參判成洗昌賚領前來等因奉 聖旨倭賊構亂

懼罪奔逸朝鮮國邊臣擒賊幾盡又搜獲被搶人口

國王李暉差官押解伴送前來具見忠順寫勅褒諭

奏內事情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該兵部議擬國王并

領兵官俱應賞賚其齎本押解官員人等宴賞之外

比照各邊報捷人員事例加賞等因節該題奉

聖旨是朝鮮國王李懌忠順可嘉照前旨寫勅賜銀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差來陪臣成洗昌及領兵官蘓洗讓李繼長鄭永謙吳堡黃琛孫仲暉各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就着成洗昌賚去其餘從人押解等項人員着禮部查例加賞中林等二名都察院擬罪來說欽此又該禮部查無外國獻俘賞例止查照本國進貢賞例議擬題奉 欽依各陪臣於賀至 欽賞外刑曹叅判賞織金紵絲衣一套綵段

四表裏折鈔絹五疋書狀通事并押解官俱每人賞素紵絲衣一套綵段二表裏折鈔絹布各二疋從人每人賞絹衣一套折鈔布各二疋俱與靴襪各一雙今該前因行據禮部主客清吏司提督會同館主事張東周呈稱譯審得朝鮮國差來陪臣二起內一起刑曹叅判李澤書狀官成義國通事安自命崔洗協高彥名金希緒吳洗良軍官洪守讓呂門望唐彥弼睦諄鄭壽聃李碾權士禮從人朴孝欽李福齡末享石伊莫同李漠枋孫李原宗共二十二員名係慶

賀冬至令節順押捉獲倭犯人員據此臣等會看得倭奴無道寇我海濱朝鮮國王李暉一聞賀節陪臣傳說即令沿海地方整點嚴備預防奔逸既擒獲倭犯及銅鏡木牌等器即差賀至陪臣管押解獻仰候朝廷處斷具見本王恪慎守藩忠誠效職伏乞皇上降勅褒諭仍特加賜賚用旌奉藩之忠領兵等官南致勤金中烈金景賜金贊金鎔李善源金仍慎之祥或指授方畧或奮勇接戰俱各有功與管押功曹叅判李澤相應比照嘉靖二年例給賞銀兩

紵絲靴襪書狀官成義國等通事安自命等軍官洪守讓等從人朴孝欽等俱各押解有勞亦應比照前例加賞段絹靴襪合候命下禮部開赴內府該衙門關出銀段等項先將李澤等委官於賞房前唱名給散其欽賜國王并欽降勅書俱付陪臣李澤賚捧回國啓王祇領其賞賚領兵官者亦付李澤順帶啓王頒給仍備將會議緣繇一咨法司將望古三夫羅等犯并銅鏡木牌等器究問審驗明白徑自奏請定奪一咨都察院轉行巡視海道都御史



王忬益嚴姦民私通倭奴防禁。一咨行本王知會一體欽遵。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

覆交城王奏討樂戶疏

王府樂戶

看得 交城王奏稱該府分封另城居住獨無樂人應用及稱各樂雖解府應用原非管束以致隨奏隨逃要奏討管束一節該司查據節年事例慶成等一十一府俱另城居住俱是遇有公務暫撥樂人應用則不特 交城一府獨無撥與樂人又本府自正統

二年分封至今一百一十餘年未見缺少樂人廢失典禮又樂戶郭義等素隸有司管束亦且不免逃亡豈有王府管束便能使之不逃及照各王府設有樂戶去處徃徃致各 宗室縱恣淫慾甚者花生子女瀆亂天潢以至奏革名封本部方欲題請議處用圖保全宗室兼恐有等無籍樂人利於投入王府公行影蔽他人躲避有司繁雜差徭又或各王府下人借此招引無賴增樹爪牙張勢生事甚則窩隱盜竊賭博之徒有司不能禁捕俱屬不便以故本部每遇奏

討樂戶。未敢輕易題覆。今本王又有此奏。必是府縣有司。肆意慢忽。凡遇本府行禮之期。不以樂戶人等依期撥送。以致奏請不已。抑恐或有前項躲差。及招引等情弊。俱合查究。爲此合咨貴院仰煩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即查各樂人。如有營求。投入影蔽。避差情弊。徑自究治。或是本府下人。意圖招引無賴。就行本府教授。啓王嚴加禁約。如是府縣有司。不行依期撥送。亦要着落守巡該道督責。不許怠忽取罪。仍查西河陽曲二府。與交城同分封平陽府地方。見今二府迎接。詔勅拜賀節令。及寇婚喪祭等禮。合用樂人。府縣作何應付。應否與交城府事同一體。希將查過緣繇回報。以憑施行。

陝西番僧乞撥軍匠護勅寺疏

陝西勅寺

該陝西都司岷州衛大崇教寺番僧。令占惡行奏先於宣德二年。奉欽命差太監王錦羅玉杜馬林等起調陝西都布二司軍民人夫。勅建寺院一所。給與護勅二道。賜額大崇教寺。奉兵工二部勘合。本衛撥發軍匠劉友等五十名。專一在寺看守。後成

化三年有寺前中殿被火燒燬三十餘間後遺鑾駕等項殿宇二百餘間見存將軍匠劉友弟三十名各調城操成化十三年七月內奉兵部職方清吏司勘合本衛仍撥原額軍匠郭玉徐來保等二十名在寺看守鑾駕供噐等項本衛亦不係調用人數俱係木鐵等匠至今一百三十餘年見有勘合本衛印信帖文存照近年以來被本衛千戶張德軍吏孫大經于文周官羅四張鈔二等不遵朝廷勅諭合朦朧徃徃攬差軍伴到寺將原撥軍匠郭玉等二十

名內調去朱友亮楊保兒原保曾義姚李加狗等六名俱發各項當差本寺止遺郭王徐來保等一十四名又不時差發占用今本寺年久坍塌數多缺乏人匠無人修補殿宇有壞鑾駕等物是令占惡竹等衆僧倘蒙各邊調遣撫化番夷後遺鑾駕勅書等項無人看守係是邊境一時有失難辦望皇上思念太祖舊制鑾駕等項乞行禮部轉行鞏昌府巡按御史照舊免撥差役撥補二十名看守修理勅建寺院臣等僧衆祝延聖壽撫化番夷等因

看得大崇教寺遠在邊圉其僧素能撫化番夷宣德成化年間欽賜護勅併給軍匠者無非所以綏懷柔服之意所據令占惡竹奏免軍匠差役一節又在彼中本部無憑查處爲此合咨貴院煩轉行彼處巡按衙門即查該寺原撥軍匠若干是否專爲看守其千戶張德等應否差用如無他碍徑自酌處或照舊額二十名追給補完或據見在十四名准免差撥期在處置得空不失軍衛之體而又有以服番僧之心朝廷羈縻駕馭之術隱寓于此亦庶爭端可息而地方亦有攸賴矣仍將查處過緣繇轉咨本部以憑查照施行

議

郊祀議

郊祀

嘉靖九年二月十一日欽奉 勅諭議 郊祀大禮  
 今臣等各陳所見者臣淺陋庸愚何以對揚竊惟二儀定位天高而地下先王制禮天尊而地親故我太祖皇帝兆園丘於鍾山之陽兆方丘於鍾山之陰用周禮也行之十年乃更爲 大祀之殿定合祀之儀又行之二十餘年而 太宗皇帝承之百十年來

論者類疑其非古。然以太祖非無爲而變，太宗非無據而承，况土木一興，財費不貲，事干國典，不敢易言耳。茲遇陛下博稽古典，臣工何容異議。雖然，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參之酌之，與時宜之，是在陛下聖明而已。况周禮固有不可知者，臣請先舉其畧，而後效其愚。謹按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可以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於南郊歟，抑南北二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血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

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圭璋琥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其闕畧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比。古無北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故武王伐商，類于上帝，即宜于冢土。成王遷洛，用牲于郊，即社于新邑。周禮蓋言地，即不言社。言社，即不言地耳。信斯言也，則既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

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內。除地為澤。而築丘祭社。如古者壇墠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為丘。不必於門內歟。是又未可考也。臣故曰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得其意。不踐其迹。時之為貴可也。臣請備言之。臣按圜丘方丘。周禮之文也。南郊北郊。則漢儒之說也。不屋而壇。虞夏之禮也。明堂祀帝。則周人之制也。周人不能盡用夏殷之故。漢儒不能盡明周禮之義。又安可盡以為據也哉。臣惟地配天。而無疆者也。上下陰陽之辨耳。故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天

無往而不在者也。惟精禋馨香之格耳。故于丘可也。于屋亦可也。况大祀殿。蓋取諸明堂。且又聖祖已成之制也。陛下孝子慈孫之心。宜未忍有他

議。聖意惓惓者。獨以合祀非古。亦非聖祖之初耳。雖然。古者茅茨土階。掃地而祭。簡朴之道。尚難盡復矣。而聖祖更定古制。固將來為可繼也。臣愚何足以知之。無已。則請仍大祀殿以祀天。而日月等天神為壇以從。改山川壇以祀地。而山川等地祗各為壇以從。至於各有廟食者。各歸其廟。不在祀典者

不秩其祀。庶幾事簡易從。古禮不悖。而聖祖之制亦不廢矣。議者以爲祭於屋。親之也。人道也。於帝則可。於天則不可。臣竊謂天帝一也。書言類于上帝。詩言上帝居歆。皆天之所稱也。其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蓋周人報本之祭。則於郊。因事而祭。則於明堂。異其名號。以爲識別耳。况籩豆璧帛。莫非人道矣。屋何爲其不可。且明堂乃國門之內。聽政之所。猶可以祀帝。今殿以專祀。不以聽政。而且遠在郊外。亦何害其爲尊。臣伏覩聖祖有云。今

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大哉言也。微臣願陛下率聖祖斟酌損益之道。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以爲仍大祀殿以祀帝。而別兆園丘以祀天。臣以爲嫌二壇也。夫祭莫尊于天。莫親於祖。親者之祭。尚不欲數。而况於尊者乎。祀祖不可以異廟。祀天可以二壇乎。周之明堂。王者之堂也。而因用以祀。猶之國學以教也。而養國老於是。釋奠於是。獻馘於是。故無二壇之嫌耳。臣伏覩洪武二年。翰林院學士朱升

議齋戒之期。聖祖諭之曰。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於臨祭齋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大哉言也。七日尚恐其久而易怠。二壇不慮其黷而不精乎。臣願陛下法聖祖防怠致精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以爲冬至祀圜丘。季秋享明堂。周禮也。今從其明堂之享。則用冬至也。何居。臣竊謂大祀殿。非明堂也。稽明堂用屋之義耳。况冬至亦據一時言之也。記曰。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夫周始用至。則古者各從其始。不必皆用至矣。記又有卜郊作龜之禮。春秋有卜郊不從之文。蓋周人始用至而遇辛。其後則用辛而卜吉。然則繼周者。卜日而祀可也。抑周之用至也。十一月爲歲首也。敬事也。然則繼周者。卜歲首之吉可也。况今祭器祭服祭樂。皆非周禮。獨至日從周乎哉。臣伏觀聖祖有云。祭於歲首。正三陽交泰之時。大哉言也。微臣願陛下法聖祖通變從時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謂山川之有壇。古也。今改以祀地。則



遂廢矣。臣竊謂山川從祀於地。有專壇焉。惡得謂之廢。日月山川一也。我聖祖初有朝日夕月之禮。後以既從祀矣。遂皆罷祭。則亦謂之廢乎。且山川之專祀。臣固疑之矣。疑古者社以祭地也。而在國內。山川不得望也。故別爲壇也。今既望矣。而復專祀。不已繁乎。書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我聖祖亦云。自洪武十年。更定社稷于闕右。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大哉言也。微臣願陛下法聖祖去繁就簡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臣又聞時損則二簋可享。時絀則舉贏非宜。今陛下視今爲絀耶。贏耶。損耶。益耶。夫敬天莫大於勤民。崇禮莫要於修政。仰惟吾皇上究心民瘼。惻瘝在身。皇天享德。勿問可知。惟願吾皇上益修勤民之政。上克當於天心。深致舉贏之戒。下不傷於民財。則成周之儀文。不必備。而三代之治功。可復見矣。臣愚不勝惓切恐懼之至。

序

刻西關志序

歐陽南野集

歐陽南野集

郊祀

平露堂

山蟠擁京畿西北極東海之涯蓋天作險固以限隔夷虜而保莫夫皇極者也斷岡陂陀可以連車結騎則建置關戍截遏寇攘以裁成輔相天地之利王公設險守國蓋自昔慎之矣居庸關北枕京師迤西而南爲紫荊爲倒馬爲故關關戍大者凡四與迤東山海諸關並稱要害歲分遣御史按行閱城堡謹斥候蒐卒伍簡軍實禁奸釐弊興滯舉廢賜璽書重其權任而西關外連宣大二鎮密邇強胡內逼

陵寢都城及畿甸諸郡南北喉吭之地所繫尤重關舊有圖按而索之於山川形似幾矣而圖所不載若古小史外史所掌土訓誦訓所道皆經畧者所欲知之有不可缺者御史王君士翹始考史集繙案牘葺四關之故著西關志四關各爲卷而冠圖於卷首總圖冠居庸之首諸所宜備區分類從編成來徵予序關之設以地制勢以勢制勝志所載於天星野於地疆域形勝山川物產於政城池軍馬倉庫教場征徑歲月屯堡祠廟學校風俗之類以察稂祥之變以知險夷迂捷之途以定戰守援伏正奇犄角之機以考

容保綏懷調度富彊之畧。而制勅章疏藝文。以盡今昔興革之宜。其於天地人事之紀。燦乎可觀矣。王君按西滿歲所罷行建請。具有倫要。而其深憂遠慮。蓋剝膚隱屏之患。有視之無形。而索之無端者。志亦畧見其微焉。予旣才王君。又因以知其經世之猷。嗟夫。制治不及亂。保邦不及危。君子其必有同君之憂而慮之及早者。

記

羊角水堡記

羊角水堡

江右列郡十二。贛州邊東南。當其上游。外控汀漳。潮惠閩廣之裔。壤地參錯。盤山藪盜。時出沒剽劫。而安遠會昌間。則羊角水爲之咽喉。盜踰羊角水。以西則襲長沙。營掠雩都。信豐贛諸縣。爲擾。以北則攻會昌。城西犯吉。東侵撫建。諸郡爲擾。故羊角水置堡屯戍。卒隸會昌守禦千戶所。與長沙營守備都指揮部兵。相爲聲援。蓋古者遮要害。遠斥堠之義。而堡卒單弱。盜來不能偵。至不能禦。則閉門自保。堡傍居民餘千家。數遭毒虐。守備官乘長沙營領所部。寓會昌城中。

而堡益孤懸矣。嘉靖癸卯，大中丞東厓虞公撫臨茲土，既擒捕諸縣逋寇，乃修復長沙營，使守備守部兵還居之。次將議羊角水會居民羣聚來訴，願自出力築城爲衛，而官董其成。公移書兵備副使薛君甲薛君按行，還言堡以衛民，而僻枕山隈，與民居相去里所，緩急非益，譬以民委盜，而爲之資糧館舍者也。如城居民移戍卒城中，民倚城爲固，藉卒爲壯，小警自可支，卒有大警，益增兵戍，上之相便，擣其巢窟，下之奮武，遏其奔突，盜至無所掠，欲深入又狼顧，恐吾議

其後制勝之上也。報公公可，聞之撫按，撫按稱善，申勅所司，并心一力。敬須公畫，乃度地計功，諸役競勸，百堵皆作，未踰時而城成，周三千尺，高三十尺，有奇。關門三面，公館中居，屹然巨鎮，表裏齒唇，盜不敢窺。郡縣吏士申民之情，來屬文紀事，始予惟事弗豫，無備，弗因罔功，豫者先乎幾，因者順乎人，國家置總憲行臺，控江湖，闡廣之交，簡命憲臣，提督四省軍務，所轄八府二州，官方民事，無所不得問者。然而奉璽書行，便宐曰：兵機戎政，張弛緩急，四省倚爲女危，其

最要者也。此八府二州各統於其省之撫按官而撫按官治之。視其他郡縣常畧以爲兵機戎政。璽書有專責焉。使一聽於提督不可參也。爲提督者或以其智之所及無巨細無所不問爲撫按者亦以其位之所臨無詳畧無所不問故智分於泛察權撓於參能治大乃所以爲督尸。惟東厓公畧細而務大提綱以振目日惟簡軍實蒐卒伍申賞罰相機宐摘發奸慝落其牙距雍厥繇藥四履日靖軍聲大振猶懼變生所忽顛顛以求若將不暇乎其他故能智無遺慮炳幾灼情動罔弗時

撫按諸公亦惟忠于謀國不私有已凡公所畫或聞而弗議或議而弗違若將拱手以仰其成故能乘時邁會不牽道舍之謀嗟夫慮精於一荒於泛功隳於參推拓得勢敦於需獨此城也乎哉是役也費不甚鉅而所關至重保障係乎一方而其道可施之天下故予樂誦其成以爲理國者率是道而繇之庶績可幾而凝非謂東厓之功爲極乎此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三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編輯

宋存標子建叅閱

留省稿

疏 康太和

擬 應詔陳言以備安攘大計疏 倭患

近因倭患匪茹侵犯內地 皇上軫念東南屢勤宵  
旰之憂臣觸目時艱幸逢 明詔謹用條陳一二惟

聖明裁擇。一屯要害，倭夷繇海舟而來，舟小人多，破之不難。至登岸之後，則倚穴為固，遂不可制。我師之所以禦之者，以不曾裁之於海上，而但攻之於巢穴。此所以屢戰而不勝也。即今在新塲鎮地方，雖云尚多，而各處客兵四集，殄滅之期，庶幾可望。惟是舊賊未滅，新賊又來，則其禍蔓延未已也。聞倭奴居海島之東，與浙西之會稽臨海相望，大洋之中，有三山，鼎峙。一名馬蹟，一名天衢，一名揚山。倭奴之來，必繇馬蹟，欲至寧波台溫，必繇天衢，欲至乍浦吳淞江口。

劉家河，必繇揚山，而馬蹟尤為要衝，岸可列寨，水可泊船。合無擇武將諳曉水戰者二三人統之。一屯蹟山，一屯天衢，一屯揚山，以福船為主，蒼山船佐之。鷹船為之哨望策應，分番迭出，遠哨近攻，來則迎擊之，去則要絕之。如不能迎戰，而縱賊內入，則照原分信地坐，以重罪。然舟師水兵，必生長海島，識於風濤者，乃為可用。欲守天衢馬蹟，必定海下八山之人可募也。欲守揚山，必海鹽海寧鹽徒或沙上之人可募也。催募之中，又必隆賞格以固其心，則人人自奮，海上

守一處險地各用一處習險之人

之倭可平。而境上之倭將以次就戮矣。前此督察軍務工部侍郎趙文華曾建議海攻亦已取勝。但奉行者未及要害處爾。又目前將官習於水戰莫過於俞大猷者。更望稍加寬假責以成功。則庶乎可濟矣。一練兵。夫吳浙之民皆曰客兵。往來之擾害供億之煩難。此民間受病之第一也。然非籍客兵則不能取勝。蓋繇鄉兵不曾訓練故耳。聞各縣所募鄉兵。縣官徒應故事。有以疲弱之人充數者。有一人而頂二名者。召募方集。即驅應敵。坐作進退之節。茫然不知。是

無異驅群羊以格猛虎。欲不敗難矣。近時如平湖知縣劉存義。武進知縣萬民英。海鹽知縣鄭茂。皆能訓練民兵。以身督戰。賊不敢犯。合無責成守令。今於挑選之時。務得精壯勇悍之人。多方召募。縣官親自校閱。擇其尤者。加以月糧。使之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或習長鎗。或習弓弩。或用火攻。什伍成列。左右分哨。各有成法。有違之者。重治以罪。以後吏部於近海州縣。此可以備不虞。遇有陞授。必擇矯勇之才。撫按官以鄉兵之練。定其課最。行之既久。則人皆用命。家自為兵。分番召用。而

今沿海諸郡縣亦宜先



客兵之調可以暫省矣。或曰：今賊在境上，攻擊不暇，何暇練兵？不知三年之艾，自今畜之，猶或可及。不然，各處客兵任久，師老財費，力且不支，恐中國先自困矣。一固防守，設險守國，古之明訓，故凡邊方之地，縣必有城，鄉必有堡，斥堠聯絡，烽燧相望，至防秋之時，則又收斂人畜，堅壁清野，使虜入無所得，誠有見於城郭溝池，民之所恃以爲固也。今江南財賦淵藪，民多散居田里，如直之羅店，閔行，浙之塘西，硤石等處，廛宅連雲，可當近邊二三縣，緣無藩垣屏翰之備。

以故賊一突至，長驅深入，如履無人之境。今近海無

城縣治，已行繕築，惟立堡一節，尚未能行，而鄉居富

室，亦不以爲意。蓋惡勞惜費，僥倖於賊之不來，倉卒

變生，悔之無及。今當督行有司，申諭鄉民，以禍福利

害之大，醵財鳩工，依險立堡，自爲防守之計。如力有

餘，能爲北方看家樓者，許依式起造，以便瞭望。其應

用弓弩火器鎗銃之類，並令預備。所占堡基糧稅官

爲處免，俟雉堞旣完，團聚旣集，則保甲之法，亦便舉

行。比間族黨互相守護，關隘譏察，難于隱藏，而有備

在我。自不得以乘吾之虛矣。一寬委任。夫古人之任將也。推轂分閫。凡以重其事權。專其信任。寬其文法。乃能成功。故李牧在雁門。趙克國之困。先零皆以持重經久。乃克有濟。今之總督巡撫。權非不重也。然勝敗兵家之常。雖古名將不能免。要在究竟成功。如有少挫。尤當養威持重。以圖後舉。不宜遽以文法繩之。若一年數易。則倉卒周章。人懷疑懼。欲展布難矣。今宜假以歲月。寬其文法。責以成效。小小利鈍。姑置勿論。積久無功。乃治以罪。則庶乎人得展布。而功可成。至於職掌所在。則戰陣之責。又在總兵叅將諸臣。此輩世受國恩。義當效死。但當精選曾經戰陣之人。分屬以兵。假以事權。使於休暇之時。朝夕訓練。務期兵識將意。將識士心。威信素孚。則臨陣之間。乃可得其死力。若今日授兵。明日接戰。所謂驅市人以戰。有不走耶。若軍中機宜。出奇設伏。用間用謀。則兵無常形。機無定在。要在當事者酌而行之。未可以預擬也。

書

與巡撫王方湖公書

閩省防倭

福興之間倭夷尚爾出掠人跡弗通謂公當命將出師為驅逐之計生則知下車未幾兵威未振非可嘗試而為之養威蓄銳相機而動在公一劑量之間爾大抵閩中八郡依山負海惟下四府海患從今日多各府之兵俱稱單弱而莆城之弱為尤甚試舉一郡而他郡可推也蓋民以耕讀為業承平日久不試兵革雖有團練民壯等兵數亦不多在仙遊者有警亦自為援且於操練之時亦槩舉故事未嘗如古之一

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之意欲望此輩摧鋒破陣如驅羊敵虎不格明矣今雖僉議增募而里甲窮困嗷嗷怨咨此亦小民難與慮始之意即使募之而不訓練與不募同必留意訓練或可為將來之計未可以濟目前之急也議者謂客兵騷擾地方決不可召此亦人所共知然須量賊勢之多寡緩急而為之計若大敵緊急不借客兵之勁悍者為助是猶憚針灸之痛而甘於大命之不保者也今宜專責所司召募教師銳手教以攻殺擊刺之方及鳥銃

佛郎機等技。時時演習。使兵識將意。將識士心。將來家自爲兵。戶可以戰。則客兵之召可省。而民困可以少紓矣。至於城守之策。尤當預爲之防。莆城之設。已舊而苦不甚高。西北一帶。沿山尤爲低薄。且石縫叅差。小民越城如履平地。恐未可恃以爲守也。今有司於空隙之處。槩用灰修補。更宜增高數尺。別作女牆。依牆內地。增築高平。使巡視者易行。守城者不得便道而走。大約用銀二三千。可以集事。聞舊大巡吉公亦曾估計。竟以用銀數多。乃爾中止。今須用官帑之

銀。有不足。則鄉士夫分地助之。庶可完固。然後於城上多備滾木。鳥礮。火器。鎗。鐵等物。以張聲勢。城外之濠。浚之。使深。依山乾濠。掘之。爲坎。城門外石橋。換之以木。有警。則去之。如此。則有險可據。方可以言守也。前四月廿三廿四等日。倭夷二千。突至城下。賴守巡二公。繼至。城守益嚴。分巡道帶有廣兵數百。有頭目二人。賴退齋林公。以重利誘之。以大義激之。乃肯絕城衝陣。銳殺數人。賊氣稍沮。漸漸南去。不然。是夜危如累卵矣。此豈可恃以爲常哉。議者謂當委分守道

駐劄莆郡蓋省城重地不必言泉有分巡道漳有兵備道而莆獨無故爾或請添設一兵備常川駐劄以所募之兵一意訓練庶幾可濟不然莆城必有不守之日矣今鄉下士民子女衣物盡携入城恐虜無所得必生覬覦城中之計今被虜人回明言七八月要攻莆城雖未必然不可不預為之計也又宜令鄉下居民但有積穀俱當搬入城中只留日食些子此亦清野絕糧使之不能久駐之計也

與劉帶川中丞書

罷遣客兵

詢諸南來者謂自車駕蒞閩之餘罷遣客兵尤為卓見大抵此輩應募而來勢皆身合非有訓練之素而統之者又不能鈐制故不惟不得死力而剽掠之慘能訓練鄉兵客兵即至亦不敢橫其勢足以相制也與倭等爾故遣之誠是也然所在鄉兵又當着實訓練乃可以為攻守之資聞公亦留意於斯未知收實效否

新建維揚營房記

江北督撫營房

淮揚舊無督府以總督漕運都御史領其事而督府之設則自大中丞豐城李公始也惟倭夷作孽侵犯

通泰淮揚之間且數載我兵戰輒失利間稱小捷亦殺傷相當未有能大挫之者夷患日棘天子憂焉乃用廷議設總督軍務都御史一員兼撫鳳陽等處於是乎始有專責矣始廷臣交薦李公可大用上亦廉知其才乃起公巖穴而用之賜勅授鉞恩至渥也往公以都御史罷歸人之望之固如湛盧在匣精光炯炯然射于牛斗之間至是置之盤錯無不稱當者公自受命以來殫謀集慮誓不與賊俱主常以身置軍旅之中而與之共患難其用兵也能以少擊

衆嘗曰兵務精不務多貴於練爾往者兵無寓所僦於民居民甚苦之且紀律弗嚴如飢鳥難馴悍馬難馭也公乃設列屯于閱武之場建營房馬肆凡若干間立什五之法以六百二十五人為哨五哨為軍區分臚列擇衛帥叅遊之能者分統之凡龜釜井曰寢食之具無不畢備晝則練操夜則止息而又申嚴號令明正賞罰震之以威結之以恩一時軍士如挾纊投醪無不用命者是歲倭夷萬衆分道並進公前後凡八戰俱捷而白蒲姚蕩之績為尤偉至仲園劉莊

皇明經世一編 卷之一 營房  
之戰。則賊就蕩平。無一脫者。斬獲首級。其幾千幾百。餘焚溺無筭。蓋公隨機應變。料敵如神。方賊始至。爲能挫其方張之銳。而氣已奪。及賊東奔。則出其不意。收功姚蕩。而勢益蹙。比三沙之賊北渡。又能厲兵急攻。追奔逐北。使靡有孑遺。是皆以素練之兵。結營決勝。非若往時擊其惰歸。微幸小獲而已也。故議者謂自倭夷入中國來。數十年間。無此大捷。上功闕庭。天子嘉悅。而叙勲錄。廕寵賚駢蕃矣。余頃役鳳陽。道經廣陵。周覽營房。如星列鱗次。作而嘆曰。是李公破

敵之筌蹄。樹功之標幟乎。管司馬懋神於用兵。一見諸葛亮之營壘。即有天下奇才之歎。李靖與唐太宗論兵。備陳方畧。而六花之陣。人謂古韓白衛霍。何以加。但運移漢祚。亮卒無成。而衛公佐唐。凌煙勲名。屹然稱首。遇則異也。公本儒生。而臨事果斷。忠勇謀畧。不忝前人。又逢今上聖武雄威。知人任使。用樹干城之績。而嗣隴西之勲。非偶獲也。今分擢留京少司馬。出入均勞。固所以養其用爾。異時宅揆秉樞。出將入相。勒勲鼎彝。計不在衛公下。謂維揚之烈。足以盡

公已耶時運長王公遵郡守任公希祖以余職紀述  
徵文為記余與公伯兄少宰公為同館士且夙辱公  
知弗獲辭乃紀其事以告後之人公名遂字邦良別  
號克齋丙戌進士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四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萃亭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編輯

曾孫錢泮雍備較

承啟堂集

疏

論急遣撫臣安邊靖虜疏

錢 薇

國家承平既久邊鎮紀綱漸弛故將臣在平時苦文  
法束縛以逢迎取悅為能而無慷慨特立之志暨其



臨敵希國典寬大以退縮苟免爲幸而無激昂奮發之忠臣願陛下勅本兵及撫臣以作養將才爲急以策勵士氣爲務不以一己好惡亂臧否之實不以一人毀譽枉用舍之公凡將校有邊功者方得錄用如無戰績不許冒遷臣又聞將官樹奇勲多藉家蓄之兵蓄家兵必由私殖之厚故正統間都御史羅亨信督屯大同等處將校皆得自耕于邊無事率家丁以耕而兵卽農也有警驅家丁以戰而農卽兵也蓋將官自耕其利有四官耕則民藉其捍衛之力亦

將安心于耕一利也旣耕則官可自足不復侵漁於軍二利也官之利在邊則奮勇遏敵敵不得入境三利也耕必三時在外而邊地之險阨周知可以按伏禦敵四利也自兵部侍郎于謙巡大同奏革鎮將耕種而邊土盡入于屯籍俾民自爲耕夫謙之奏革以鎮將役軍多而侵利博也豈知其弊遂至官民並廢耕耘而棄其壤爲虜駐牧之所哉臣謂歸田於民民廢耕而適以資虜孰若使官耕于外民耕於內表裏依輔足食養兵兩利兩害成迹較然臣願陛下復

將臣自耕之舊。仍重邊功之賞。無功者雖年資深。薦刻多。弗錄也。有功雖有媒孽之者。非顯過。弗棄也。

陛下意向所在。如風鼓動。天下莫不靡從。而人人自奮矣。臣又考見宣宗皇帝。遣兵部尚書王驥視師。其肅許以便宜從事。驥集將校問曰。往歲出兵。遇虜于魚兒海首。先退縮者誰也。衆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左右引出斬之。三軍股慄。遂成犁庭掃穴之功。又

英宗皇帝時。其肅叅贊都督王喜。玩寇失机。都御史馬昂首論其罪。謫戍遼東。旋見奏凱。臣願陛下上

師。剡聖。下軫各邊重總督總兵之權。伸軍門軍法之令。退縮如安敬。失机如王喜者。大則斬狗。小則戍警。蓋國家高官厚祿。世世以待將臣。爲能克敵也。有克敵之功。旋加重賞。有縱敵之辜。胡可薄治。臣見賞罰明。則紀綱振。人心于是乎丕勸。卽繫單于之頸。笞中行之背。以佐陛下除克雪耻者至矣。

論軍政廢弛疏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恭惟陛下制作禮樂。鼎建郊廟。加輝百王。垂憲千代。偉乎盛矣。但今之戎

事未為整肅。臣所目擊不能無言。敢一為陳列。臣於七月奉 旨。給散在京七十七衛花布鈔錠。查得現

在該賞軍士一十六萬九千八十四名。臣聞初設軍

衛。每衛以五千六百名為率。則總七十七衛。蓋幾四

十萬。今給賞見在之數止此。何帝減其半哉。夫京師

京師所倚以居重。馭輕者在于三大營。兵今營兵尚且虛冒無用。又安問衛軍哉。

天下之會。軍士京師之翼。臣於斯實凜凜於心焉。頃者陛下奉慰 三后神主於陵。臣承 命點闡九門

脩閱軍士。老者不能披甲執干。少者不能彎弓發矢。器械未盡精利。號令不能嚴肅。主將僅行乎鞭笞。而

大臣已形於論奏。將士玩忽罔知法度。臣於斯又凜凜於心焉。今十二月十五日。臣又奉 命巡視 皇

城四門。啟閉之軍。僅備常數。巡邏之卒。蔑視成規。故越愬者突入午門。盜竊者潛登端門。雖經叅劾。已付

法司。而君門九重。護衛踈闊。臣於斯又益凜凜於心焉。臣不敢遠引博喻。敬以 先朝事變。隱於不測者

為 陛下陳之。臣觀楊士奇所記 宣廟嘗幸玉泉寺。有盜藏弓矢。伏道旁林莽中。俟 駕過為變。時有

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群中。盜不疑其校尉也。以

謀通之盜遂獲。臣謂宣廟時宿將強兵布滿畿甸而猶有玉泉之詐何奸民無知敢於倡亂如此也。又李賢所記英廟復辟之五年七月昭武伯曹欽鳩所恩之韃官爲逆欲俟東長安門啟犯闕有吳琮者二鼓告變宮門戒嚴賊計遂窮然猶害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臣謂英廟時干城武夫克盈內外而猶有曹欽之變何奸臣無知敢于肆逆如此也。今陛下盛德超今古至仁敷宇宙人心歆戴天命滋休但軍伍缺耗禁禦單弱雖萬萬無玉泉之盜曹欽

之變然臣恭閱高皇帝祖訓有曰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又曰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警嚴密。又曰凡夜當警省常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以此言之陛下自今車駕臨幸可不慎哉。昨陛下語庭臣邊有犬羊醜虜而各鎮無貔貅戰士遂令胡騎易爲騷動故赫然震怒有巡邊之諭而大小臣工咸仰陛下欲巡邊者惡醜虜也。惜邊民也。又列祖曾行之也。然不卽於今而曰他日豈非亦慮及萬全計周防護且恐各鎮文

武之臣未盡孫吳之法。制韓范之經畫。有難輕動也。哉。誠聖王却顧之謀。宏遠之見也。然臣謂巡邊在

文皇章皇之時則宜。何也。此時國家肇造。忠

勇雲列。兵既習戰。威又素加。今陛下盛德大業。追

古軼今。雖有光於列聖。而承平日久。人心不無玩

愒。軍制漸以因循。誠能選用忠良。廣求韜略。列之諸

鎮。御以恩威。自足敵愾。而可強胡矣。況人臣之義。當

受其勞。南面之尊。當享其成。故臣耿耿之愚。竊獨

有獻焉。夫軍伍之缺也。欲勾補則恐開解發之弊。欲

召募則終非土著之士。臣聞之丘濬云。順天保定真

定河間永平五郡。居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

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臣謂五郡切

近京師。百費從出。猝難盡點。莫若勅下廷臣會

議。將順天一府州縣。寬其力征。緩其歲課。每一里立

總十總。立長統。以州邑之吏。操以府丞之官。監以風

憲之職。無事則耕而習戰。有事則率以征行。卽漢以

京兆左馮翼右扶風。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之

遺意也。况有數利焉。國無歲月養兵之耗。兵有父子

更戰之強常操練則步武有方在○責○漿○正○徒○皆○克○京○營○兵○言○之○可○痛○京輦則耳目易

及况聚此數十萬強壯於京畿隱然金湯亦足以

消奸雄于未萌也乃若備邊之道在擇將御將之道

在賞罰臣嘗聞英廟遣都御史韓雍巡撫宣夫召

諭文華殿恩寵異常又遣兵部尚書王驥成功雲

南親宴于奉天門文武臣僚以次陪宴他如明鎧

雕弓緋袍寶鈔駢蕃之錫不能勝紀夫忠良之心固

非待賞而始勸然上加恩下益鼓舞澤及一臣感均

萬眾帝王磨勵之方殆不越此况有功者賞則有罪

者烏得不罰賞罰明而人心勸虜安足懼乎是 陛

下高拱九五而威行沙漠蓋聖神之鼓動猶 大駕

之親臨所存者神感之斯應也臣又聞正統成化間

邊陲多事兵部武選添即高文襄之議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

功罪職方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阨塞夷險及將

領之賢否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

理馬政誠使酌往準今仰乞 陛下禮撫臣而委遣

之復郎中以巡緝之則萬里之外如在一堂而諸邊

之情若視諸掌 陛下雖不親巡而威德自洽於無

外。古之禦外患者。率用此道。臣狂瞽獻言。不勝戰惕。書

與當道處倭議 倭事

恭承尊教云。國初以來至今。凡倭寇所以盛衰。巡視所以因革。海道所以重輕。市舶所以興廢。及當今事宜若何。可以消變於旣形。而圖安於未事。臺下倦倦爲國盛心。不遺葑菲如此。顧鄙人前所陳復舊制三事。曰海道。曰市舶。曰水軍者。此當圖於未形之先。而已無及矣。今勢旣猖獗。焚劫馳突。未知所底。是非

一大創之不可。在臺下深計而潛圖焉。謹條列數端。欵陳如左。一曰倭奴始末大略。倭卽日本也。古稱倭奴。其始有天材雲尊者。都筑紫。自號尊者。尊者之子曰竒瀨。自筑紫入都大和州。海中諸夷。倭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王。世以王姓。至漢桓靈間。倭始寇亂。史紀倭奴。自漢始矣。又曰徐倭者。徐市以童男女入海。托云求藥。止王夷亶二州。於是。有徐倭之稱。其曰日本。則自唐咸亨初。入賀平高麗。稱習華音。醜倭奴名。更以日本。蓋其國依東隅。近出日。取以爲

義也。又考世紀，自漢以來，皆習佛，如佛稱世尊，其主亦稱尊，所謂彥湫尊者是也。至彥湫之子，更僭稱神天王。二曰歷代通中國大略。漢武帝滅朝解，倭奴驛使始通。光武中元二年，奉貢朝賀，自稱大夫，賜以印綬。魏景初二年，平公孫淵，倭奴遣難升米等，詣闕朝獻，乃賜金印紫綬，封爲親魏倭王。此中國封王之始。正始八年，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相讐殺，來告急，遣椽史張政、賫詔往諭之。此中國通使之始。唐天寶中，倭王孝明遣使入貢，是時新羅爲高麗所暴，故貢使不敢由新羅入山東界，乃南由明越州，卽今之寧波。此入明越州之始。宋雍熙元年，倭王守平遣僧大周然獻銅器及日本圖，年代紀一卷，明年附臺州商舶而歸。此浙人通舶之始。三曰國朝入貢大略。洪武四年，倭國王良懷遣僧祖朝貢，七年復貢，以無表文却之。十五年，遣僧歸廷用來貢，因其與胡惟庸爲奸，却其貢，發僧陝西四川各番寺安置，詔絕之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貢，勅令十年一貢，給與勘合百道爲驗，使人無過二百。永樂初，招徠四夷。



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爲製文勒石自是或二  
三年五六年貢無定期所至守臣奏請俯順夷情輒  
報可正德四年倭之南海道細川高國遣宋素卿貢  
卽嘉靖中兵科勘奏所謂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  
國勾引外夷正德年間冒貢爲妖將寘重典夤緣逆  
瑾幸逃天刑者是也嘉靖二年國王源義植幼不能  
制國於是西海道遣宗設謙導等南海道遣人佐宋  
卿素等各稱貢舟泊寧波互相詆毀遂至弄兵相殺  
爲地方大禍四曰倭奴入寇大略 洪武二年寇

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五年舡二百艘寇掠樂清  
縣十六年船十八艘寇金鄉平陽殺官軍二十餘二  
十七年船九艘寇小尖亭三十四年船六艘寇蒲圻  
所求樂二年船十八艘寇穿山所百戶馬飛興被殺  
十年船十一艘寇盤石衛十五年船二艘寇沙園所  
千戶沈鍾被殺十七年寇馬雄島都督劉榮大敗之  
正統四年寇大嵩所入桃渚焚劫殺戮爲甚嘉靖二  
年因宗設等兩道稱貢宋素卿交構讐殺因殺總督  
都司劉景千戶胡源百戶劉恩指揮袁某被擄去此

雖始於貢而終於殺掠。尤甚于入寇者也。五日洪武禦倭方略。聖祖御極之五年。初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徼。十七年召信國公湯和。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雖老。強爲朕行。視地要害。築城增戍。以固守脩。和沿海巡行。築登萊觀海等城五十有九。民四丁取其一。爲戍兵。以守之。二十七年遣都督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又勅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浙海上。由是觀之。重武臣之選。肇出海之哨。築戍守之城。廣斥候之備。以防于未然者。洪武中之方略也。六日。未樂禦倭方略。未樂初。以倭屢肆剽掠。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日本還所掠海上人。十七年。都督劉榮守遼東。卽相地形。請於金綠島西北之望海塢。築立城堡。煙墩。一日。瞭言東南海島。舉火。翌日。倭船三十餘艘。直抵馬雄島。相屬蟻登。徑奔塢上。榮率精兵。疾馳赴之。設伏山下。預遣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步隊與之逆戰。舉炮發伏。寇敗。奔入櫻桃園空堡。合軍圍之。俟其飢疲。開圍一角。寇走。追斬之。無得脫者。先是倭出入海。

上自遼及閩浙無不被毒。徃徃失機債事。及是捷寇害屏息。夫始戒諭之不悛。而後乃得一大懲創之用。善謀之臣。控要害之區。運出奇之畫。此求樂中之方略也。七日正統禦倭方略。嘗閱楊文懿公與張

主客書。欲革其貢市以杜患端。其云正統中倭奴入桃渚。犯大嵩。劫倉庫。焚室廬。驅掠蒸庶。積骸如陵。流血成谷。嬰兒縛之竿柱。沃以沸湯。視其啼號爲笑樂。捕得孕婦。與其儕。忖度男女。剔視之以中否爲勝負。負者飲酒。荒淫穢惡。至不可言。民之少壯與粟帛。席

卷歸巢。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議下備倭之

令。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候。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屯駐海上。分番防範。兵威振於海表。於是倭夷潛伏。邊乃得安堵。則夫任帥增戍。講武修艦。大震聲靈。乃正統中之方略也。八曰嘉靖禦倭方略。

在昔見兵科奏疏內。開巡按御史歐珠王化等。屢有海寇殺官巡掠之奏。差官勘報處寃。又查照先年事例。添設巡視浙江都御史。假以督軍重權。兼制隣境。將磐石衛叛軍事情。務要體訪明白。其猖亂之人。

亟正憲典，仍令設法勦除海寇，一應地方興革重務，悉付整理，必爲將來無事之計。夫浙之先，不設巡撫，蓋以備禦周密，海防寧靜，倭夷商貢，稍遵約束，謂可坐消氛祲耳。今考歷年奏牘，不勝搶攘，雖欲循舊，又烏能已。故嘉靖八年，已嘗得俞旨，推選才望，乃復中輟。今值此紛拏之際，能不議興乎？所藉以節制藩服，控揣蠻夷，戢伏奸萌，振蕩虎旅，使東南一面，海不揚波，是誠當今之要務矣。然則剔除叛亂，振刷紀綱，立重鎮於海堧，揚軍聲于絕徼，此嘉靖中之方略也。

九日倭寇事體。今昔不同。國初倭患，雖遍于沿海一帶，然止倭耳，今也華人習知海外金寶之饒，夷亦知吾海畔之人，奸闖出入，易與爲市，况復雜以商舶，倭之來也，輒矯云求貢，苟或海防弛備，卽肆劫掠，且如閩廣群不逞之徒，明越諸得利之家，外交內訶，爲彼耳目，奸雄又多就中觀望，爲去就，是故處倭奴之策，易處奸黨之策，難。今聞各處摻緝，固將防不測之變，彌探望之群，然其間或有思故土，願歸順者，一槩禁絕，非計之全，莫若給以曉諭，開自新之途，有歸順

者或許發原籍或軍前效用如能潛報寇賊隱情者

倭有唐街與虜之板井相類

賞非爲縱也與其甘爲賊用不如使歸籍而收爲民

似得招徠之方且以散其黨而漸耗之也此與國

初招通海之徒爲水軍正相類在揆策者審處而慎

裁之耳十日在今制寇方略不同海夷未變之

初要當潛杜其萌使不獲逞則夫振海道之盜以提

其綱復市舶之司以通其情循水軍之制以消其黨

三者備而制馭有機夷心可弭前已略言之矣今被

禍方烈民之荼毒不小倭之蹂躪已深賊旣得志未

肯但已群兇復企慕願與爲儔若非痛加懲創草薶

禽獮遏其方張之勢縱彼悔禍欲去而地方奸雄素

從賊者其心不安必且鼓煽阻撓而掣之肘矣故當

今方略必在揚我之武而奪之氣也聞之戰勝之威

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方茲民氣破傷之後

而欲圖勝算可驟致乎必也請便宜之制勵軍興之

法示賞罰之公以奮士伍之精神嚴訓齊之方精簡

閱之典蓄超距之力以作三軍之果毅而且閑陣法

一旗鼓出奇設伏神鬼不測以誤狡夷之趨避夫以

溟泛之夷。而遇城臺之障。以裸袒之態。而當甲冑之師。以散亂之跳跋。而凌溝澮叢薄之險阻。直可折箠笞之耳。十一日制勝之術。貴於選將。夫浙非乏兵。非缺將也。然謂之選。則未也。彼衛所之衆。無非藉兵。紈袴之胄。無非世將。然亦虛得名耳。有能伎藝畢給以服衆乎。韜鈴素韞以制敵乎。士卒撫練以同患乎。人徒知其衺弁撫劔曰將。是未爲真將耳。故能言如趙括弗可聽也。輕舉如馬謖。弗可庸也。必也精揀而專任乎。其處已貴深貴沉。而藏機不露。其撫士有威有惠。而訓飭咸宜。其見敵知己知彼。而進退合度。又且有慎重之心。無倖功之念。有一體之議。無專利之私得。若人而將之。所謂可勝不可敗者。卽驅市人猶可用也。况加以素練之卒乎。由是而後行伍必備。餉饋必豐。器械必利。進止必嚴。斯可次第觀成矣。十二曰。事後之圖。所宜蚤計。按倭奴之國。孤懸海壖。其地有五畿七道三島。其山東等道。田稍可耕。或無藉于商賈。南海等道。網魚畋海。且以興販爲業。不得不驚於市舶。其乘風駕扁。天性然也。楊文懿公云。

倭奴奸詭載其方物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奮  
戎器肆剽掠不得間則陳方物稱朝貢是貢非其實  
心也假以爲市也邊臣不察其計乃聽其貢雖不能  
如十年之期及先朝入貢所定人數而苟幸無事輒  
與奏報許可地方供應實爲勞擾誠如文懿所謂朝  
廷未納其貢而吾已先受其害故祖訓有云日本  
雖朝貢實暗通奸臣故絕之又給事中夏言奏倭夷  
變詐克虐不當與之通使是固然矣但夷物亦中國  
所需而苟隔閼華夷之情吾恐寇鈔之禍未已也莫  
若於選將勵兵一鼓蕩平之後復立市舶以通沿海  
之商使海道憲臣監督之時當請貢憲臣達之巡臺  
奏其表文進其方物免其到京朝見則旣足省數千  
里供應之煩又不使得覘中國虛實至於物貨之來  
或照廣東先朝舊規亮抽一二餘者責令誠實通事  
計估通融貿易其或投倚豪家負利起禍則憲臣糾  
舉之罪坐不宥仍禁華人下海通番之弊如此則國  
典不墮夷情克慰而於我亦甚便何也得可貲之貨  
收徵稅之利抑奸商之誘免焚劫之慘減戍守之兵

故曰便也。是在持衡者審計其宜，庶異日有息肩之期耳。

均賦書與郡伯

前蒙示諭該縣博采均耗事宜，仰見臺下萬物一體之心，夙夜在公之誼，將舉由來不均之弊，而付之大道爲公之法，甚盛惠也。雖然，均耗莫若均糧，均糧莫若一則，某也。昔嘗舉以告東蒙平川兩郡伯矣。今願復申前議於臺下，竊念均之爲說，固以宜民而尤在相時，非其時則不能成，當其時則不能緩。嘗觀國初

籍人戶矣，未有里甲，而奏置里甲，自開公霽始，既有里甲也，未有輪徭，而議編輪徭，自崔莊敏公始，然則列聖采聽臣言，勒爲定制，皆因其時耳。均糧之議，請自臺下始，不可乎？或曰：周文襄公巡撫東南，二十有餘年，糧事纖悉，皆其經理，何當時不言均，則有說也。國初兵燹之餘，東南生齒未甚繁，田野未盡闢，當時水田雖可征稅，而阜地猶未耕墾，是亦有不能爲均者。且文襄親巡阡陌，標立坵段，造爲魚鱗圖冊，則荒熟有辨，而官民麥地可稽，因而輕重消息之，奸狡



不得以窺隙。是又不待爲均者。文襄於蘇松嘉湖重額官田。奏設金花一項。每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石。又於蘇州極重官田。奏徵布一疋。折米一石。如是調停重額之田。是糧額雖未均。計其所稅則均也。而今不然矣。官民麥地之田。無畝不歲耕。無耕不歲熟。無熟不歲穫。獨其徵糧之則。反有重有輕。是時之不可不均者也。文襄魚鱗圖冊。縣州頗去其籍。則官民麥地存者。特其空名。無從查考。昔爲民田。今爲官田矣。昔爲官田。今或爲麥地矣。何因而區別之。况麥地者。以

其僅止藝麥也。今一覽皆爲水田。而猶止麥地之稅。是理之不可不均者也。文襄旣置金花以寬重額之徵。是五升等田所輸。與重額田相去已不甚遠。獨存三者之名。爲賣買存糧之弊。啟胥徒那移之奸。是執又不可不均者也。何也。天下未嘗有不弊之法。法弊則宜求更弊之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在識時者通。變以宜民耳。况聞湖州已屢變。胡獨不行于嘉郡乎。但湖州亦有未盡善者。要不在變之不善。而在猶存二則也。則之有二。猶弊竇也。嘗考湖州自天順間。郡

伯岳公璿奏每畝正糧不動外其耗米不分等則每畝通爲一斗乃借此畀彼之法此均耗不均糧也正德間都御史許公庭光郡伯劉公天和奏將湖州田地四千四百四十七則均爲二則凡官田爲一則凡民田爲一則是均糧而殊則也今嘉靖二十一年郡伯張公鐸又據糧里邵越等呈告申請上司均爲一則蓋糧存二則是民田輕官田重猶立等差也富者存○糧○者○告○派○得○四○者○脫○糧○徒○滋○訟○耳○不利官田之重而倍價以要民田貧者欲利民田之價而改民以售官田是故糧與田左而荒糧歲積此

張公不得已而復建此議也臺下以剛明果斷之才爲民除不均之患宜取湖之能變爲是而以湖之存二爲非今吾益邑之議不欲以麥地均入官民田耳但麥地歲收之利既無異於官民而麥地之糧大異於官民麥地既不起耗又無馬草則歲納不過三升或五升在自私者計之何樂均爲但本大公一體之心立經常無弊之法則不當以自私爲念而當以一則爲準矣或曰海濱之地高仰爲甚難冀常熟顧高仰者幾何哉邑城北境海墾地某家有焉每歲地租

秋荳春麥各四斗或五斗，邑城南境某則無之，第聞之人以錢爲租，瘠者每歲錢八百，肥者千，其租及此，恐皆足辦糧也。萬一天時不可期，歲當亢旱，或至不收，仍許其告官，或履畝踏勘，派金花銀以輕之，或通縣均攤，畀補在一通融間耳。無難事也，但恐各邑事體不同，幸勿以吾鹽例各邑，又勿容自私之言，得阻壞一則之便計，則厚幸矣，不勝區區。

海上事宜議 日本貢市

吾浙初設巡撫，或人問曰：國家設官，恒有定制，何巡撫昔無而今有，朝進議而夕俞。旨耶？海石子曰：是議非始於今也。嘉靖八年，有奏楊子宜設總督武臣，兩浙宜設巡撫文臣，其時已得旨，推舉才望謀勇文武大臣矣。後江淮開建督府，而浙撫獨寢，至今復舉行耳。或曰：浙何爲而設巡撫也？海石子曰：爲海寇也。先朝無論在嘉靖中，御史王化等，屢有海寇殺官之奏，其爲患久矣。海故有漳州賊，崇明賊，獨倭奴爲害最大。倭奴自漢靈帝始通中華，至唐咸亨賀平高麗，稍習華音，惡其名，不善更號。日本史載其日出處

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倔強如此。或曰倭奴何以寇也。嘗攷唐宋史。倭奴雄據海島。伏屬拘耶韓等國。凡百餘尊。倭爲大倭王。其地無良田可耕。漁海自給。又乘舟南北市糴。其土墳壚。有金玉而無陶冶。屋覆不以瓦。仰中國之潤土。爲陶爲龜。其嗜中國物。猶西番之嗜茶也。西番不得茶。必寇掠。倭奴亦假寇通商。始得所欲。否則沿海爲寇。勢所必至也。或曰。吾嘗觀史。唐宋以來。但修貢而不聞寇抄。中國亦加優卹。不爲防禦。如漢賜以印綬。魏封親魏倭王。晉使都督百濟等六國。唐賜燕麟德殿。授使臣官。左補闕。或賜書籍佛經。自宋雍熙至嘉定。貢使不絕。時或失風。詔給常平米錢贍養。何嘗爲寇而防之哉。元初嘗入寇。世祖諭之不從。命范文虎等率舟師十萬討之。盡沒五龍山下。終元世爲寇橫甚。何也。海石子曰。是有說也。唐宋以來。倭奴利吾華物。故修貢也勤。元爲海運。倭奴劫掠運舟。已滿其欲。奚藉貢市乎。是宋以前。我執其利柄。而彼求之。元之時。彼乘其利便。而每爲我患。故寇不在唐宋而在元也。或曰。國初以來。百夷效順。何

為倭奴獨梗。海石子曰：洪武間，亦海運以濟北伐之師。永樂初，海運凡十有三舉，以給遼東。惟我運於海，故彼寇於海。丘瓊臺嘗言：自宣德以來，倭患已少，惟運從內河，而寇無所利。此其所以少也。或曰：吾聞倭之寇浙屢矣，故國初遣信國湯公築登萊至浙沿海，蓋五十九城，而寇掠不撤。至後乃少，何也？海石子曰：此不足驗罷海運之故哉。永樂已前，屢寇不止，宣德而後，僅一寇耳。自後求貢不絕，蓋非貢則不能得所用之物。其意誠不在貢而在商也。或曰：倭奴之貢在

洪武已遣僧奉表稱臣矣，此言宣德者誤也。海石子曰：吾非謂貢始宣德以後也。蓋永樂以前之貢，假貢以觀虛實，因為寇也。宣德以後之貢，假貢以通商賈，非為寇也。故洪武奉表之時，貢方入，已掠温州，其後或貢無表文，安置其使于川陝番寺，又嘗與胡惟庸交通謀不軌。祖訓云：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故絕之。是永樂以前之貢，意在寇也。又侍郎楊守陳曰：倭夷變詐克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是宣德以後之貢，意在商也。或人乃悟。

曰運於海倭假貢而為寇罷海運倭緣貢以求商情較然矣商亦可通否乎海石子曰難言也謂可通則

祖訓嘗絕之矣謂不通則洪武末年許令十年一

貢未樂初賜日本王印誥許之通融或二三年或

五六年入貢矣且松江寧波先曾各設市舶市舶者

與夷舶市也然則貢而商亦國制所許也或曰胡兩

市舶今無一耶海石子曰史言松江宋建市舶司元

有市船務國朝為市舶監在瑁湖之北後以官多民

擾罷之而併於四明市舶四明者寧波也嘉靖二年

市舶內官陰為瑞佐嚮道是市舶首尾為始禍故四

明市舶廢或曰市舶廢是不許其貢而商矣海石子

曰嘉靖四年勅給事中勘報倭情已奉明命許

復洪武十年一貢之例矣非終拒之也且市舶之廢

非絕其來商乃慮市舶之為禍始也使監舶得人

貢而商焉互市而兩利焉海倣消而夷禍息非地方

之福乎况巡撫之設誠非無意將俾之仰遵國典

俯察時宜杜其釁于無形耳或曰嘗覽海經南自汧

漳北抵登萊沿海之區皆可駐舶何必寧波海石子

曰、攷之倭奴貢道、唐天寶以前、率由百濟新羅、入山東境、自倭與新羅讐殺、乃不北而南、由明越州矣。又山川畧中、載永樂時、所封壽安鎮國山、與四明相值、春時東風便帆、直抵寧波境、爲便、聞之海濱人云、江淮未設總督、海商或由海門入建業、潛相貿易、今江上有操江中丞、巡江有兩御史、海口有總督、太倉有兵憲、彼勢日密、故必之寧波、今浙復專設巡撫、防範甚周、吾恐兩浙地、與區僻徑、可通船賈者、能保其不乘我無備而肆擾乎。蓋倭旣仰籍華物、必資商爲利、貢限十年、彼不能待也。諺謂閏月風便、船至、非閏月風便、三年一閏、彼適來、正其候耳。况華人亦利其貨、交相覬覦、而時禁特嚴、則旁蹊曲徑、潛相勾引、勢在必然、奸人乃或從中梗之、官不達其利害、而揆治稍急、彼欲脫身以解、必至弄兵、沿海之憂方大耳。往年大同、其肅之變、皆措置失宜、以至潰決、正德中、兩河流賊、彼寧不畏歿、而其禍哉。幾事不察、釀成大患。或曰、似此、將何道而可、海石子曰、在自治耳、必也申明法紀、禁絕通番之人、杜塞勾引之路、若彼稱貢而來、

縱不合十年之期，挈重貲涉溟濤，無復回之理。况內地所需，亦有必仰之物。昔韓昌黎送海州刺史，有曰：海外之國，馭得其道，處中其情，則夷賈之貨，皆可爲中華用。而海上之患，亦可潛消。今日之計，在巡撫大臣。知我知彼，識其機宜，而善應之耳。况國家如天之覆。於外夷未嘗拒之。遼東朶顏諸衛，三年入貢。容其貿易。而西番如吐魯番等，來朝得十日平市於京師。何獨東海之夷，必拒之耶。况祖訓絕之，謂其暗通奸臣，將圖不軌。今不設丞相，寧有惟庸之奸。如以

市船既革，爲疑則又非互市之故也。考之正德中，市船內官暗通宋素卿等，受寶賄以萬計。且內通劉瑾，欲勾外夷逞侮。而嘉靖中復激忿宗設，殺總督武臣，皆闖人之階禍耳。今聖明當陽，百僚奉法，何虞一醜夷之交市爲。或曰：是固然矣，慮貴十全。今欲善圖其後，使彼不敢逞，而我無虞其害，何道致之。海石子曰：有二說焉。一論彼國不得各道爭貢，一論海上近船之家不得冒利啟釁是也。倭國有七道，道各統郡數十，倭王政令行，則不敢擅求貢。自原義植主國，幼



冲無道。勢不能制。遂令各道強請勘合。爭先求貢。及抵寧波。互相詆毀。求勝。致屠戮釁開。而兵戈貽害。今當諭彼。照先年各道輪貢。不得交爭。違者照洪武事例。却其貢物。安置其使於川陝。則禍端可息矣。若彼沿海之奸。嗜利無紀。必投執豪之家。以爲奧主。始則誘賒舶貨。旣而不償。又謬托貴勢。轉輾相蒙。激其憤怒。必也嚴憲典。輒擅通番之禁。督巡司下海捕緝之條。方番舶之至。必報官閱視。方得議估。旣入其貨。立限以償。凡勢要之家。不得投托。務選謹厚之人。自顧

家身者。乃得與之交易。則狡猾失勢。當自斂戢。且船

○如○此○則○無○亦○樂○以○前○之○患○

舡不許入港。令彼不得覘我虛實。市易之際。差官檢

押。不得乘機虧負。如此。華夷各獲其利。釁何自生。或曰。誠如所論。則不惟杜禍萌。且各受益。何也。限以十年之貢。旣不拒夷人嚮義之心。而彼國亦不數數勞費。一利也。抑其爭貢之端。旣以禮義治彼。又以尊嚴事我。二利也。做國初市舶之意。而不絕其情。在我則以通夷方之百貨。在彼又以慰仰藉之貪心。三利也。於是海石子曰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彭賓燕又

曾孫錢泮雍誦較

承啟堂文集

議

錢薇

均糧議

均糧

或問古哲王疆理天下則壤成賦九州析為九等於是禹貢載上中下三壤而區分之是糧雖哲王莫能



議均從古然矣。予曰：子何以天下例一鄉一邑也？夏書定賦九等，別九州也。今大江以南，全浙以東，皆屬揚州。揚之賦下上，蓋指通州。不聞更有九等也。我嘉一郡耳，麗以七邑。特揚一區之地，賦同下上。可知是糧之均。在古則然矣。或曰：地力不齊，如山木數年而僅拱把，蕩葦百畝而收鎔銖。高昂之阜，多雨乃收，窪澱之鄉，遇旱反獲。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必欲均之，無乃名美而實左乎？予曰：是所謂因瑕棄瑜者也。夫地力不齊，如周官一易再易之田是也。今吾邑之田，高下肥瘠，大略相當。無田不耕，無耕不稔。故穰則皆穰，歉則皆歉。其收有多寡，係農之勤惰，是不可以肥瘠論。吾邑田也。况不均之害，不在田，亦不在山與蕩，而在官民麥之三等。何也？官田之糧，一畝之輸，有至五斗者。民田則五升至八升而止。麥地則三升至五升而止。故貿易之際，買者利糧之輕，寧多價以推糧。賣者利價之重，寧存糧以增價。於是改官爲民，改民爲麥。此積荒之糧，所由起也。又區書乘機爲奸，甲戶有荒糧，而乙丁或絕，惟賄是視，將甲糧推于乙戶。甲戶

暗減乙戶暗增而荒糧愈夥。此積荒之糧之再變也。至於狡猾之徒與弊爲市。一遇官府與民灑派存糧。利民之賄。冒認圖糧。故裝已戶。轉輾告謫。官府一時難於辨究。鄉民愚訥。不能分訴。弱者含冤屈抑。巧者明認暗飛。此積荒之糧之三變也。夫糧三變而害乃滋甚矣。今欲去斯害。無他妙巧也。止宜於官民麥田三則而均之。何可援山蕩寡收之例而混阻哉。然其間亦有冊籍名爲山蕩而業家實得水田者。乃區書旋幹之積弊。但此弊少。則此害輕。况太察者民無所

容。非若官民麥地之三則。叢積隱害。上眩有司而難察。下累貧戶之倍輸也。且官民麥田其耕同其穫同其凶豐又同。則糧之所出亦奚可不同。乃固爲是紛紜莫詰之弊哉。或曰官民麥田非私名也。乃國家等則有此。昔已定制。而今輒更。無乃不可乎。予曰此正所以尊制也。夫制豈非累朝斟酌時宜。而勒爲定典。以便民乎。洪武初令官田起科。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畝三升三合五勺。七年詔蘇松嘉湖等府田如每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又令七斗五升。至

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升六升者，減十之一，是洪武間已變通初年之制矣。宣德四年詔各處官田，每畝糧一斗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此在宣德間。又變通洪武之制矣。正統元年，令浙江等處官田，每畝糧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此在正統。又變通宣德之制矣。由此觀之，官田之糧，多當以後定為準。正統之詔，今所宜遵。是官田之糧，多

不過二斗七升，輕則止於一斗。今吾邑官田尚有四五斗者，豈當時奉行諸臣，不能體列聖減賦恤民之意，行之吾邑耶？又弘治二年，令應天上元等縣官田糧每石減耗二斗五升，民田每畝勸出米二升。此在

官田糧重民田糧

弘治。又變通正統以前之制矣。夫減官田糧之多，量

輕此洪武初政所定均其輕重變通之善者也

增民田糧之少，得損益宜民之道。即今日均糧意也。獨惜當時掌計之臣，不能將順德美，遍行東南，乃止行之一處耳。今之議均，正默體累朝減賦至意，推廣孝皇哀多益寡之洪仁也。故均糧正尊國制也。或曰：

田一也。而分官民何居。予曰。嘗讀大誥。以宋元入官田。我朝籍沒之田爲官田。宋元豐間。畢仲游計處兩浙官田。九百六十四頃。紹興十二年。以戶產有契書。不上砧基簿者。沒官。淳熙三年。劉邦翰等奏湖北荆南兵後地荒。而請佃之。田入官。後李椿年阿秦檜意。以水鄉秋收後。妄廢田官。修陂塘塍埂。亦爲官田。是皆言利之臣。損下益上之爲也。入國朝。凡叛竊亂常。此弊我蘇松爲尤甚。今已平定。規則矣。譎僞作逆。剪平以後。盡沒其田。此官田所從來也。今當太平全盛之日。中興純德之治。豈肯存南宋利臣。

富國之計。况國初罪人。歷年幾二百。子孫殫盡。寧無一體休息之意哉。或曰。誠若所言。均糧是矣。說者謂平湖之四則。不若湖州之一則。何如。予曰。是易見耳。所謂四則者。僅補偏。求弊之方。然田旣存乎四。則糧亦分爲四等。富貧貿易之際。得藉手投隙。改重爲輕。改民爲麥。是徃弊仍在也。若湖之合官民麥地爲一。是奸狡不得減多爲少。愚蒙不致冒少爲多。雖五尺之童。亦可擁魚鱗之明。而享土膏之利。誠蕭曹畫一之政。龔黃坐嘯之資。而堯舜垂裳之理也。或曰。糧則

均矣。黃冊亦可均乎。予曰：惡，是何言哉。冊所以紀田也。凡差徭輕重，因乎冊者也。則所以實徵也。凡官民麥地，載之則者也。今黃冊照則收田，某戶田若干，原額無改，所以存制也。實徵照田派納，三則歸一，則不分多寡，所以祛弊也。若併黃冊均之，亂之道也。十年一大造，後冊承前冊而欲均之，是今亂之也。况黃冊國制也，非啟奏不得輒更，是故事決於理，理因於時，時協其宜，一本可以萬殊，而殊途要於同歸，今也究民俗之利病，痛宿蠹之奚窮，深揆剔之要源，塞奸宄之深竇，遵明聖之屢詔，決便計之咸宜，則糧之則不可不以時均，均之此其時矣。

均糧續議

均糧

夫田者民之業也，國之本也，而糧則因田而取民，經國者不可不有變通幹旋之術，長慮却顧之思焉。蓋法立而弊生，弊積而民病，國何賴焉。譬之琴瑟然，其不調也，必一更張之，而後可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明訓也。今之糧固不得不均矣，使徒見於除害，而不知悉害之端，則害不必除，能祛害之大。

歐陽公云利多於害則舉行之。  
而不精察隱伏之旁實則除而不盡除故前議容有  
不暇晰者復列爲數端以資芻蕘之採

計開

一定則數夫官民麥三等當歸則一前已略備矣以  
吾鹽論之三等之中其多寡紛紜又各分爲數等通  
計之有四十餘則而其總稱但曰官民麥三等也民  
之避多趨少錙銖必較故貧富貿易田畝之際改換  
等則大約以官爲民以民爲麥而官民之中又必兢  
趨於少故糧常存于下戶利常入于富家所以徵收

之時官府難於辯詰爭訟無已今以湖州之一則驗  
之利害較然矣天順間守湖郡者岳公璿奏請均賦  
耗每畝正賦外加耗一斗詔著爲令是猶均耗不均  
糧也正德間劉公天和因中丞許庭光奏請額田四  
千四百四十七則均官田爲一則民用爲一則以便  
徵輸詔從其請是均糧猶有二則也及嘉靖二十年  
張公鐸始建議謂二則弊生改官爲民虛糧如故據  
糧里邵越等呈告申請於上始定爲一則夫自千則  
而歸於二又必自二則而歸於一則糧之必不可二



而當準於一也明矣。

一清虛稅。夫由湖準嘉則必當一矣。但今狡猾之徒。通賄書算。于大造之際。詭洒其田。東飛西竄。隱匿不上黃冊。糧存各圖爲荒糧。而田遂以無稅。此吾鹽大患也。今但若照冊田均糧。則此等無稅之田。永爲奸藪。若欲履畝丈量。是又開奸人一騙局。彼既能匿田于昔。獨不能隱丈於今哉。然則若何而可。吾意有田無糧之家。積書未有不知者。誠得心計有司。鳩合積書於寬閒公署。禁絕外內。傳遞交通。大示刑威利害。

開以自首免罪。使各述本畝虛糧若干。係是某戶。匿田若干。存糧若干。明白開舉。務盡荒糧而後已。仍示以免其本罪。則真情畢露。覆匿無所。而隱糧之家。亦且恐懼而不敢終掩矣。先時董令君。亦曾清查。當時首發聞有伍六千畝。近魏令君時。亦有二三千畝。惜不能竟其事。但令有力者不得買通上下。則田自難隱。糧自可清。不然。深弊猶在。何貴於均。第爲大奸匿笑耳。

一晰糧額。吾鹽有起耗田。官民田是也。有不起耗者。

麥地及艸蕩是也。今果若均糧，必先算起耗田若干。

制也。但云見者，鬻田于富家，往往認糧以昂價故田

畝不起耗若干畝。明著于冊，每年會計到日查算，該

日益潤，必水日益虛

起耗米若干石，分派各田均納。若今無定據而渾統均平正糧，他日見畝起耗，則不起耗者亦且渾入起耗中。又一弊端也。况本縣耗田有定數，徵耗有定石，若渾而槩起耗，其多餘耗米不過入書算之囊橐，公家何益而反成厲民矣。

一辨馬艸。本縣官田馬艸，每畝該十二兩，准徵米八合三勺五抄。民田馬艸，每畝該二十四兩，准徵米一升六合五勺。麥地則無馬艸，此定例也。今在均糧，正須逐件明晰，若不先算本縣官田若干畝，該馬艸米若干石，民田若干畝，該徵馬艸米若干石，明著于冊，以便稽考，但恐一槩通徵馬艸，則官田徵十二兩者，或徵如民田二十四兩矣。麥田無徵者，或亦見畝起徵矣。是馬艸之暗弊，所當加防者也。

一議徭役。各年輪該均徭，聞蘇州盡派入秋糧中，徵收在官，待臨時官府顧募克役，此恐非經常之道也。其利一而害三，何利也。均徭派徵于糧，則仕宦之家

此議本崔恭敏公

不得各年營免杜僥倖之門。得公溥之諠。故曰利。何害也。均徭因乎黃冊。黃冊十年一更。自嘉靖二十年造冊。已踰六年。役過者多。未役者少。若一該派入秋糧。則前六年役而復役。後四年役分於衆。羸縮不齊。民未輸服。害一。每秋徵糧。必令併納。既收入官。須令寄庫。第恐收頭有覬覦之心。則侵欺難屏。官府有賢明之實。則給募乃公。萬一下之收頭。非良。上之公廉難必。將或有通同爲計。以勢拘民於役。而領虛於官。銀未必實給矣。是民供輸於先。奔驅於後。乃重役也。

害二。人情家重。則身重。無家則身且不恤。而何後害之憂。竊惟應募雜無籍之人。事迫多脫逃之累。鞭笞必煩矣。非然也。凡役非一類。有利者。亦有害者。又有害之甚。至破家積禍者。利者爭爲之應。將求之不暇。而實多僥倖之思。害者必苦推辭。且不肯效忠。至萌苟且之慮。害三。夫事必宜於人情。而酌于却慮。語曰。利不十不變法。故均徭派入秋糧。殆非經常之道也。

漕渠議

漕渠

嘉靖間。山東諸泉半竭。黃流耗減。漕途闕澁。顧泉源

總之徂徠等七十二派。麗鉅野陽穀諸邑。攷之永樂

肅皇帝挑新河。一頭皇帝開。加

中金純濬引濟漕。其經理甚悉。有安馬場諸湖以聚

河漕渠之勢。又與永樂時大不同也。

水。有石口通源諸閘以儲水。有挂劍柳堤諸鋪以濬

水。有師家野豬諸壩以止水。滂淺有夫。監泉有官。迨

於今。日久弊滋。民或壅以爲利。網弛法玩。官或徂以

爲常。遂令泉源或散爲灌溉。或絕爲魚梁。而隔爲沼

沚。入漕河者。寧盡如昔耶。黃河分流之不至。蓋有繇

矣。張仲義云。黃河一石水。五斗泥。其濁而易閼。性也

如論國朝洪武河決原武。正統決滎陽。天順決開封。

弘治決張秋。正德決曹縣。又決孫家口。率數十年一

變。蓋其泥濁易沉。泥沉易積。積則流益緩。緩則積愈

多。故屢於屢洩。其勢然耳。况兗豫土性墳壚。易爲衝

突。舍本流而趨異壑。夫何怪焉。今者徒舊黃河復故

道。出泗州。南趨於淮。由是言之。泉非竭也。民爲之竭

也。河非梗也。閼爲之梗也。議者不察本末。務以奇論

相高。近者議開別河。遠者欲漕於海。非無見也。然海

運之說。有不可者五。以元史攷之。歲運之舟。至于纜

內漕海運各有利害言之者

十七。則沒者十三矣。夫役卒訖非赤子。艘粟訖非民

膏乃驅有生之民投必死之地取可用之材填不測

之區寧無惻然於心乎不可一尚書宋禮疏云海運

必用千料船駕者百人運米千石若計河漕則海船

一可辦河船十且運卒少而鮮傾沒之患以此相較

其不可二元專海運倭奴歲肆剽劫必設瞭望之卒

備捍禦之兵轉輾隄防猶不獲免國初設備倭指揮

亦爲海運及改運會通倭乃絕覬覦矣此爲永鑒其

不可三欲海運必濬利津膠萊河爲停泊之所屯寶

蓋黑龍諸山爲望瞭之計今久堙再修興役無已與

其勞民而蹈危險畝若修漕河安故道之便不可四

勝國倡亂非士誠國珍等耶皆潛托海運貿販聚徒

爲東南患以海爲憑法不及禁釀成禍亂其不可五

夫海運詘河運不得不通河運專泉源不可不滌其

爲計奈何吁難言也史言宋開寶間河決澶淵防河

司封郎中姚恕死知州杜審肇坐斥失事之罰其

嚴如此漢成帝時王延世爲河隄使隄成爵關內侯

建武中舉樂浪王景治河從事諸臣悉增秩加爵舉

職之賞其優如此夫賞罰所以勵世磨鈍也舍是唐

虞不能治。今督理諸臣。自中丞曹郎而下。皆視爲養望。息勞之所。而不切軫時。耗國之憂。去歲漕漚。敕遣侍郎諸臣臨視。講求經畫。但聞所至。搜索供億。民不能支。每一官隨從千人。未及展一籌。夏水驟發。漕舟無阻。諸臣乃竊以爲功。噫。泉源未必竭。而時有時竭。水至自有時。而民怨無時。今欲上不煩宵旰。中不失漕期。下不困閭閻。其要在得泉耳。欲泉之盈。匪有他奇。其要在無分泉耳。分有盡之源。供無窮之用。豪民擅其利。國計當其虛。第能覈而清之。則地中之蓄。滔

長淮以北。諸泉皆爲漕用。徐文定故有費水壞河之論。

滔不匱。漕渠漸盈。國課日充。必也復永樂之制乎。積水減水之間。在支流不可不修。挑淺撈淺之夫。在占役不容不覈。非得實心爲國任怨之臣。不可矣。若濬河之術。古來無憑。千百其宜者有二焉。宋李公義鐵龍爪揚泥車。其一也。河闊在泥。以鐵爲爪。繫舟尾而行。急權乘流。聯翩而下。沙動水衝。深可數尺。此去闕土之法也。晉梁文矩督人戶守堤。其一也。文矩請于夾河人戶。免其糧役。點克堤長。秋水瀑漲。率人守之。欲潰則戢。欲塞則疏。各限區里。官爲巡緝。若工大則

量爲之助。偷惰者罰。此防河滲之法也。又稽先正所建議矣。天順間中丞賈銓濬黃沁二河。都事金景輝奏安山北抵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一沁水。雨少脉細。遂致淺澁。其泮城北陳橋原有沁河故道。長垣歷鉅野出會通河。合汶以下臨清。此道舟楫往來。止陳橋迤西三十里淺狹耳。濬之深濶。以入運河。是沁水南出呂梁濟徐州以下。又北出安山濟臨清以下。非惟運船可由小浮橋。以達陳橋。且免濟寧一帶閘壑擠留之險。又高皇帝用兵梁晉。使徐中山開塌塲

口。入於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壅塞。乃修師家石佛諸閘。以出濟寧。夫開塌塲口。卽引沁水也。然不用沁水而從濟寧何也。蓋出濟寧道徑也。由陳橋達臨清道迂也。然濟寧雖徑。而中高天井諸閘。一啟水則立涸。艘運爲艱。陳橋雖迂。徐行安達。此實可行之。今而甚利者。且又國初之遺迹。而裨漕之便計。幸鑒裁焉。

論

邊論

九邊形勢

考職方氏京師之東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

衛東連遼陽。西控宣府。以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關隘修葺。封守櫛北。以爲內邊。外邊捍禦。內邊拱護。此遼陽宣府之勢合。寔重京師之深意也。大同之東。有天城陽和。西有偏頭鴈門。北有大邊。內有二邊。高山聚落等五堡。分據其間。以爲應援。不示之隙。是大同地雖散漫。而防守之執常合也。榆林寧夏。卽古朔方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拒河外爲守。國初定制。榆林兵出戍東勝州之北。寧夏兵瞭出賀蘭山後。是其執合而未散也。甘肅古河西四郡。漢武開拓之。以斷匈奴右臂。國初嘗封元遺孽爲忠順王。主哈密之地。立赤斤蒙古八衛。翼忠順之執。右抗西番。前遏北狄。以奠枕甘肅。意在以夷禦夷。蓋西北一要區也。吁。邊隅之勢合則國強。國初之稱強。惟勢合耳。東自遼陽數千里而西。以至甘肅哈密。皆爲內地。誠有如一家然。墻墉與圍。無偏重也。如一身然。氣脉膚革。無痿痺也。今顧有可慨者。自兀良哈內附。割大寧營州全鎮與之。卽今朶顏三衛之地。而遼陽以東。聲援阻矣。宣德中。退守獨石。而開平興和衝要之地。棄爲虜。



巢昔所置八驛。盡爲甌脫。而宣府以北。聲援絕矣。大邊失守。二邊復棄。致五堡不築。宣寧不屯。因而兵驕殺將。紀律無嚴。大同聲援弛矣。又東勝撤而榆林邊墻迂遠。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綿亘一千二百餘里。連墩鉤堡。橫截河套之南。而榆林聲援散矣。且總兵杭雄失利。趙瑛再劬。虜遂出入河套。往來甘涼。每繞出賀蘭山前。無復避忌。旣而王瓊廢鎮遠關。修平虜城。棄地八十餘里。而寧夏之聲援又虛矣。自忠順王罕也失柄。其母擅事土魯番。縱橫搶攘。而哈密不

守安定等衛。又破滅于海西。諸夷遺族。皆逃避山谷。不能復振。甘肅之聲援又危矣。方國家盛時。要害全控於中華。封守復嚴於法令。勢固兵雄。正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幕南無庭。夷虜安得肆其出沒哉。及今四顧邊境。日久日削。要害之區。不能什半。而廟堂碩畫。似又不暇遠計。夫肩背者。丘瓊臺不云乎。夷處我之腹心。我處夷之支徼。夫是以血脉不貫。而虜氣日驕。勢烏得合。而禦烏得堅乎。加以將非其人。備非其預。奇謀誰展。決勝靡由。吾恐吉囊雖斃。俺答復猖。未

可高枕而卧也

鹽法論

鹽法

鹽曷為法也。藉足國也。鹽曷為足國也。國耗在邊。而邊之陸輓甚難。故假鹽之利以召商。藉商之力以儲粟。積商之粟以實邊。邊可足也。然商猶昔也。鹽猶昔也。而邊每患不足者何。是法之弊也。法曷弊也。其始也。起於司農之變法。其既也。壞於權勢之爭利。其卒也。加以餘鹽之大行。夫鹽之有法。國初所定。酌議既審。公私兩利。歷世遵之不改者也。故商或賫粟赴各

兩淮疏理。益法。袁公亦云。鹽以法名。當有制度。必如聖祖原定典則。而後可。

邊輪納。或自墾邊壤以積粟。此鹽之為利。而邊所由

無乏也。弘治中有淮人長司農部。商多其鄉人。親故

此淮人長司農者。乃崇洪也。

因奏更舊法。第令輸銀於京。分送各邊。白糴折銀較

舊為增。得引比粟甚易。於是一遇凶歲。邊粟如珠矣。

既而劉瑾并革送銀。邊人更無糴本。遂多餓死。此商

賈不通之始也。正德時。勳戚椒房之家。倚勢擅利。而

商之無力者。中納不行。乃羣附勢家。賣其引。冒其名

執家分其利。而商之得微矣。間有一二得中納者。取

鹽於各場。執家先取足。而無力者坐視。此商賈不通

之再也。而操柄者。又隨時規利。恐商人夾帶羨鹽利。歸其手。建議公賣餘鹽。徵其價值。每引或至百餘斤。餘鹽盛行。而正鹽反壅。此商賈不通之。又再也。况今各邊屯種之政廢。而粟粒芻束之運艱。度支空缺之用多。而誅求取盈之令下。勢家且爲歛迹。而商賈益病矣。爲今之計。第使鹽引仍徵粟。卽商驚邊。商驚邊而田之墾闢必多。使邊方各屯種。則本色贏。本色贏而商之中納亦便。不待司農出銀以糴。而邊自可饒。且引勿增。而餘鹽祇支正額。則商之貿易利。而正鹽自通。又司農酌權宜變通之術。令各場照民間田稅例。便其生理。蓋民田或本色。或折色。第取其原定之額。羨粟任其所用。莫之禁也。惟場竈旣取歲徵之價。又禁其通販。故鹽之行愈難。遂至千百爲徒。駕船執械。突行拒捕。屢見告矣。非惟不爲公家之利。抑且貽地方之害。釀爲禍萌。莫甚於此。今爲兩利。諷若使見丁徵銀。隨地辦課。照之民賦。而羨鹽任其他買。則戶與商俱得。上不廢官之取。下不壅民之資。乃人情之至便。而公法所宜寬也。夫鹽一也。中引不以粟以銀。

兩淮人云七錢五分之額。今又漸增。可謂重。

則邊無藏粟而邊地病煎戶徵其課禁其貿則途有  
逞奸而內地亦病國家利藪化爲弊區其惟復收粟  
之故制則不勸之耕而以商積粟邊無虞匱矣通自  
貿之一途則各利其利公無乏課竈無匿奸矣今也  
網紀不張而法網太密以囊金易引何苦遠耕且下  
戶肩挑尚恐白歛此其利害粲若指掌故得縷指而  
竊較之

記

修捍海塘記

嘉靖庚戌春浙西海鹽捍海塘以颶風崩圯維時督  
水使者蜀胡公以職事來巡郡丞任君吾鹽令張君  
胥會相與咨嗟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况海百川之  
匯滔天之洪濤者哉且茲塘高實與邑城等無塘是  
無邑自邑而往而嘉而蘇常皆汗下受浸塘不亟築  
患獨在鹽乎哉乃得請於先巡按王公今林公兩柱  
史皆急民之患率作惟殷而監視則郡倅鄧君節推  
殷君其百費於張令取辨焉外壘石塘以障怒濤之  
衝內填土塘以防激齒之釁由是鹵不及田田可望

稼矣。或曰：茲役蓋有五善焉。先年聚役夫於塘，率羣  
 猶影射。今分官視工，所轄者少，易察難匿，祛弊也。先  
 一石擎六椿為大疏。今益其二椿，以尺度之。圍一袤  
 八。壯基也。石犬牙相眦，跨縫乎罅，理密而堅，潮不得  
 滲。固表也。民每歲塘夫課銀，儲之于庫。鳩役間左，量  
 數分給。如顧募然，受直停勺。民相勸趨，得人也。每八  
 月潮汛特盛，怒湧兼天。適茲興作，潮縮而殺，得天也。  
 是皆胡公措置者密，感通者神，而郡伯劉公暨張令  
 君寔相之也。嘗攷吾鹽自十八兩淪沒，唐開元中始

築塘捍潮。宋嘉定中，史言潮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

此地有三十六沙，波塘易沒。

元大德中，潮嚙海鹽沙岸，敕異人張與材投鐵符鎮  
 治。入國朝，洪武中海嘯，淪田一千九百餘頃，鹽民潘  
 允濟走闕下請築，始用石矣。永樂三年，通政趙居任  
 築。九年，保定侯孟瑛築。宣德四年，侍郎周忱築，皆敕  
 使也。役民槩及蘇常等七郡。正統以來，或郡守或臬  
 憲，或藩參，官無定員，則守土臣也。其役民亦祇用我  
 嘉七邑之力。正德中，易以水部郎。今皇上乃專設  
 僉憲職水利，則勢親易運，職專思確，况銓部重東南

海患擇宿望如胡公而又率以廉勤佐以諸材請乎  
令且議開裏河取土可以實塘固河可以運石又命  
石戶歲採而時輸之以備緩急皆利民防患嘉猷也  
當書之以為後則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吳祖錫佩遠參閱

蘇司馬奏議

蘇 佑

巡撫疏草

預擬分布人馬以禦虜患疏 防守內  
三閱

照得虜馬入寇常在秋高計月之期每數月圓今年  
閏月或以六月即為七月二十一年六月入寇山西  
近者丙子奴寇

亦其時証。臣今閱視諸關，備采眾議，倒馬、紫荆最為緊要。蓋二關山勢雖稱險絕，中有河流，山形糾亂，各該隘口，隨險分兵，勢分力弱，恐難持久。且外恃宜大犄角，勢又在人。密邇京師，易為震動。此其緊要之大畧也。若夫龍泉之守，外有平刑，故關之衝，必由雁塞。距其地里，平刑至龍泉，不下三百餘里。山勢聯絡，中鮮民居，搶掠無以為藉，食之資。險阻必困，踣恃長之騎，以此爭鋒，非計之得。兵有勝算，必我之利也。山西二關，萬一可入，澤潞汾沁，足以四馳。而謂東犯太行

之地，以當守險之兵，勢既紆回，時應耽閣，虜人狡黠，志在搶掠，或不出此。又况山西連年修守，俱有次第，似可無虞乎。龍泉故關，緊要次之。此其大畧也。查得先奉欽依修築墻塹，近該臣查勘完者已十之九。其不完者計以六月之中，俱可報完。守有依憑，若無人拒列，金城湯池，有不可恃為固者。况區區墻塹乎。故常守之外，酌量險易，加之防守之兵。若徒拘于守，勢分力弱，有難可恃以久者。爰分撥將領，相以地形，責以應援之効。謀協眾議，亦已僉同。不敢自專，以誤任

使臣之責也。查得本年三月十八日前巡撫都御史鄭重已咨行總督侍郎翁萬達于宣府鎮摘撥兵馬三千、在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專應援馬水口、再摘撥大同鎮人馬三千、在廣昌縣駐劄、專應援吳王口、仍摘撥別鎮人馬三千、在廣昌縣駐劄、專應援浮圖峪、柳箭嶺等處、但臣查得舊保安州桃花堡、比與岔道堡相去馬水口尤近、相應改移駐劄、應援。又查得白羊口與臣所屬地方相近、計去京師路實咫尺、勢尤緊要、亦須周防、亦當添兵以防意外之患。如蒙勅下兵部再加查議上請、更乞 天語丁寧、宣大將臣、并行總督撫各臣、查准咨議施行、

審度兵勢虜情預擬督調戰守以成安攘

虜情

查得連年徵調延綏寧固遼東等處客兵、嘉靖二十一年共十枝、以後俱六枝四枝、應援宣大二十八年延保二枝、老營堡一枝、大同一枝、二十九年延綏保定遼東共四枝、俱應援宣府、蓋重宣府也、重宣府者、重京師也、近准兵部咨為陳戰守除虜患以振國威事、該京營總兵官太子太保咸寧侯仇鸞題本部覆



議各兵應援當視虜情緩急以爲先後若京師有警則宣大爲輕京師無警則宣大爲重延綏遊兵徵調宣大應援係節年故事今使赴調京師路由宣大亦不相左而况駐劄宣大以聽京師調用實有兩便合行宣大總督官預將此兵量布儘東隆永滴水崖以便京師調用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周謀詳論固已籌筭無遺臣竊惟兵不預圖無以應戰守探不真實無以中机宜若使探報旣真則後發先至自可以奪虜之心彼此不失自可以投机之會是徵兵在先

而探報貴審則兵爲有用虜不足平矣查得虜患節年侵犯如在山西則急山西在大同則急大同在宣府則急宣府如今年在薊州則又當急薊州信矣然俺答諸部落實在宣大之間套虜聯合而入亦不能越度宣大倘有侵犯東行必先大同次宣府次薊州探虜情之真者必先大同次宣府次薊州近御史胡宗憲奏稱探報虜營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薊州因魔問病不足憑矣固以虜巢在西北大同有大邊宣府無大邊薊州借聽于屬夷自有不同該部覆奉

欽依如擬施行。則是探報者固當責之。各鎮務得真情。庶向往有期。督發無悞。東西咸中。犄角可憑。實兵家之首事也。且諸鎮雖皆虜衝。而宣府逼近京師。實為緊要。薊州正當畿甸。尤切腹心。審重度輕。則防禦之兵。似當先薊州而後宣府。然虜有所由入。兵有所由會。審机度勢。則防禦之兵。又當先宣府而後薊州。何也。薊州宣府。雖俱京師後門。宣府在西。與虜隣近。其所由入。可以探知。整兵防禦。其所由會。亦屬樞鈐。各路主客兵馬。督調應援。不悞哨探。心志既一。勢力

亦均倘犯宣大。自可追逐。若犯薊州。一關之限。聞警

庚戌虜徒薊門入故當時急在薊門。然先是宣大屢報東行大將軍移師備若備矣。

疾馳。稽日計程。不失笑應。臣愚謂備宣府可應薊州

備。薊州則不能應宣府。此兵勢也。探報可憑。則防守

不失。若止聽屬夷。講張相誘。利在犒勞。妄報虜情。不

審聽聞。即預徵調。關門甫度。虜遂乘虛。則宣府入寇

之路。有誰堵遏。不無顧此失彼。重致憑陵。臣愚謂探

報防禦。必先宣大。而後薊州。此兵機也。較之常歲。虜

之侵犯。多在秋高。其餘時月。縱有警傳。亦止近塞。天

寒地凍。已難馳騁。至于深入。尤所未能。蓋虜之衝突

全藉馬力。草枯臆損。可少解嚴。方宜休養兵騎。以待  
征調。若不審時量地。聽憑虛喝。不惟調遣不時。致增  
外患。屯兵日久。亦將內疲。是亦兵之忌也。竊料虜賊  
驕貪。理當覆滅。似不可拘守故常。使機事或成。牽制  
臣愚謂宜行各邊如賊無侵犯。不許貪圖小利。以起  
釁端。但加防禦戒嚴。無墮賊計。如果不逞。侵犯地方  
犄角勦除。以慰西顧。仍預量擬精騎。以備搜搗。至如  
套虜過河。則全陝兵馬。先得探報。大加搜搗。虜雖犬  
豕。亦重室家。豈敢長驅而無內顧。兵法曰。攻其所必

救。此亦齊人救韓直走大梁之說。是亦兵之奇也。昔  
人謂醜虜雖衆。不當漢一大縣。今縱倍之。封疆萬里。  
豈遽稱難。近日捧讀 聖諭。加意戎師。兵克糧足。允  
服廟筭。祇誦三復。敵愾溢衷。臣愚又謂時當全勝。事  
貴早圖。欲張兵威。以奪虜氣。須大破常格。多發帑銀。  
委任戶部重臣。添買芻粟。議行九鎮。大簡精銳。聲言  
衛護京師。相機委諸閫外。秋高馬肥。乘我有時。肆驕  
利貪。彼豈無隙。然用兵貴精。制勝在謀。將見幕南可  
空。名王可虜。雖所費不貲。然一勞永逸。將在此舉。昔

管仲霸齊、乃作內政、寄軍令、蓋亦機事貴密、兵道尚  
詭、斯尤臣愚惓惓之朴忠也、若使連年備虜、縱有斬  
獲、不過零騎、得不補亡、虜何挫衄、日復一日、未見所  
終、試以近事、一年所費、總括其數、召大司農以所積  
貯徵解、亦總括其數、量入爲出、將恐日益不足、臣之  
私憂、殊忘食寢、諺云、耕當問僕、織當問婢、豈僕婢之  
智、固賢諸他人、亦惟專且習耳、臣待罪邊方、叨任總  
督、似有一得、輒敢上陳、如蒙 皇上軫念虜患日深  
謀事貴預、勅下戶兵二部、會集廷臣、從長計議、速爲  
題請宸斷、施行邊疆、幸甚、臣愚幸甚、

接報夷情疏

北虜開市

議照醜虜逆天犯順、震驚畿輔、今者復屢以求貢爲  
請、職伏思之、虜情叵測、變態多端、難以悉數、據其踪  
跡、探其委曲、約有數說、蓋聞我 皇上赫然震怒、爰  
整六師、行欲出塞、問罪、以洩神人之憤、天威遠播、遐  
荒畏威、此其一也、比者歸正人來、傳說醜虜自昨犯  
順、歸巢、人畜多見死亡、天心悔禍、虜罪貫盈之象、虜  
雖犬羊、亦有知覺、能不惕然畏禍乎、茲因悔罪、又其

一也。且我中國貨物，虜所甚利，搶掠則利，散諸部落，求貢則利，歸于酋首，其貪利者，又其一也。虜中小王子者，俺荅之姪也，俺荅桀驁，鈐制漠北諸部落，漸不聽小王子約束，然亦一部落之雄耳，而猶有其姪壓于其上，乃陰慕東夷朶顏等衛，歸順內附，官爵之顯，榮衣服之華麗，意望我皇上比例加授於焉。誇耀于諸部落中，而欲與小王子爭雄長，此慕名者，又其一也。夫職之愚見，虜之求貢，雖云有此四者，職等復恐虜情詭譎，難以遽憑，通事欺隱，不可輕信，故多方

譯審參伍以前後之人，屢次哨探，証驗其彼此之詞，不敢以一次一人一時之言，即為憑據。參看張福許伯達等齎來番文，與其所供，大畧相同，雖似有款誠之意，而往來順逆之言，前後反覆不一，蓋醜虜犬羊也。性本驕狂，禮難責備，得其善言不足為喜，惡言不足為怒。在虜則險詐難測，在我則駕馭有定，職以為求貢之初，其誠與詐，似不必深究。許貢之後，其順與逆亦難以逆睹。何也？蓋虜之求貢也，其詞為順，而朝廷之許其進貢，于義則正，况貢亦備，不貢亦備者。

嘉靖許市亦非失策但仇窩中入道欲以一款塞責急于應允不知善後耳

乃中國思患預防之常。未嘗因虜之甘言卑詞而緩我戒備。使其誠也。既在我。皇上天覆地。或之中。如其詐也。亦不能出籠絡羈縻之內。故曰誠懷詐不必深究者。此也。既貢之後。虜仰窺我。皇上威武不殺。威靈丕振。將必終始慕來王之義。效款塞之誠矣。但其部落不一。譎詐無常。異日或肆無厭之求。發難從之請。以起釁端。以開邊隙。亦未可保者。故曰順與逆。難以逆觀者。此也。

在我者必先自治。而在虜者以不治治之。自古御

人之常道也。職惟爲今日之計。

當外示羈縻之術。內修戰守之務。若求貢之事。決不可輕信而遽許之。以遂彼之奸。亦不可逆詐而峻絕之。以激彼之怨。但虜復惓惓以宣大陝西各邊通行開立馬市買賣馬騾牛羊爲言。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查探遼東聲息。如果前賊三萬侵犯是實。是與其開市求貢之說事已相左。當俟廟筭計會另行。非臆等所敢遽擬。如不曾侵犯遼東。仍乞勅下廷臣會同詳議開市馬市有無利便。叅酌歸一。請自 聖裁。遵奉施行。如蒙 皇上准令各邊通開馬市。一可分散

後來

東市則西搶西市則東治卒不能各邊皆市也

各部落之勢。一可誘結各部落之心。今春及秋或一二年間。虜賊不來侵犯。方可將進貢之事。另為議處。奏請。如此既足尊我中國正大之體。亦不孤外夷納款之心。或既開馬市之後。虜賊外示效順。內復懷奸。于春暖草青之時。秋高月明之候。仍來侵犯。則我邊兵糧。自爾照常提備。未嘗因開馬市。遽敢玩弛。或戰或守。俱不相妨。于計亦未為失也。

陳時弊度虜情宜大錢糧以保治安疏

宣大錢糧

看得宣大二鎮地方。逼近沙漠。土瘠人貧。百無所產。較諸腹裏財力。大不相同。故二鎮一切公費。在宣府止有公務餘地。新增驛傳租糧。在大同止有牛具尖丁。戶口鹽糧商稅煤課各銀兩。使每歲盡數徵完。尚不足供一歲之用。况災傷蠲免。虜患逃亡。常不及十分之六。以致宗室冠服。房墳祭價。併各公費等項。積欠數多。雖各該巡撫極力措處。供億浩繁。已難支持。今該部復將宣府公務餘地等銀。改為官吏孤老驛站歲用之數。大同商稅鹽糧課程尖丁銀兩。改為代府官校并衛所官吏武舉等項俸糧。及驛站馬騾料。

豆牛具銀，括入屯田項下，改解銀億庫軍儲支用。哀多將以益寡，顧此不免失彼。且宣大軍站難比州縣民驛。民驛自有審編馬騾夫役協濟等項公用軍站，不過撥軍走遞，合爲廩糧馬騾料豆。比照土木榆林等軍站積於軍儲倉支給宗室冠服房墳祭價。先年原係禮工二部關領，後因內帑詘乏，行大同府并山西行都司于鹽課等銀內支用。牛具銀先該兵部議覆題奉欽依專備買馬。嘉靖二十四年該吏科給事中李文進等條奏節浮費以經財用，亦知牛具銀係

該鎮買馬必用之費，款內原未開載。及查宣府有買馬團種銀二萬兩，大同比宣府用馬尤多，止有前數不敷應用。公務餘地等項糧銀，係各鎮巡撫賞功給降恤亡犒賞與夫諸凡供億，胥此取給。尖丁銀係各衛所均徭出辦，自有各項支銷。若盡行搜括，纖毫不遺。在衛所官吏驛站，旣以遵照戶部裁革，不敢關領軍儲及支前項銀兩，又以供億各有定項。一歲之所入，尚不敷一歲之所出，輒行告匱。卒使官吏困憊，馬騾倒損，驛站廢墜，機務停閣。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



矣况巡撫大臣撫治一鎮使賞勞不行其誰用命優恤不給其何示勸馬匹不補其誰敵愾宗室房墳冠祭例不可少驛站供應走遞勢不可無供費既乏展布殊難不惟坐誤机事亦恐有傷國体伏望 皇上軫念宣大重鎮百凡供億俱在緊急乞勅戶禮兵工四部從長計議將各鎮所請前項地租牛具商稅鹽糧課程等項銀兩俱照舊存留該鎮公用并買補馬匹騎操其官吏旗較孤老俸糧驛遞馬騾料草俱仍查照舊例于軍儲倉銀億庫關支如戶部必欲更革乞勅禮兵工三部另議請發銀兩以給各鎮買補擦馬并驛遞馬騾草糧草料及各宗室冠服房墳祭價等項應用庶公務不致偏廢而邊臣亦得少盡職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七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選輯

唐允諧尹季叅閱

鄭端簡公文集

鄭曉

疏

重大倭寇乞處錢糧疏

倭寇

照得倭寇連年侵犯 中國蓋南自閩浙北至登萊 皆被其害而江南蘇松杭嘉等府田賦甲於天下江

北揚州通泰等處。鹽課甲於天下。今皆屢經劫掠焚燒之禍。農人釋耒。鹽丁罷竈。阻誤漕運。虧損錢糧。若不聚兵調食。大爲經理。將來患害。何所底極。此非特東南數郡之憂。關係國家大計。及今不捐銀數十萬。急爲整備。恐他日所失。要不止于數百萬而已。此臣爲財賦而言。至于人民荼毒。閭井蕭條。就使生養休息。不十餘年。未得復舊。與言及此。實切憂懼。再照倭寇侵犯。其中類多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直隸之人。或姦豪射利之徒。或勇悍無聊之衆。齎糧漏師。肆

倭之入犯皆以內地奸民勾引

無忌憚。結黨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爲區處。日甚一日。其禍不啻烈於戎狄而已。伏望皇上軫念地方重務。乞勅該部從長計議。大破常格。捐發官銀數十萬兩。收貯府庫。聽候打造海船。脩築城堡。募兵買馬。積糧蓄草。以備軍前緩急應用。其被害民竈。照例優恤。寬減糧差數年。以蘇困苦。再乞勅該部將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地方通番從賊者。作何處治。庶幾外有爪牙之衛。內無腹心之憂。田賦鹽課。要緊地方。得保無虞矣。

復設江南管河官及參究違誤運務官疏

運河

議照今歲漕運糧斛除江北河南山東起運外查得江西湖廣等處先後相繼陸續過淮惟浙江杭嘉湖三府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歲運漕儲并白糧糙糧米二百餘萬石必繇奔牛呂城丹陽黃泥壩等處始達鎮江京口閘出江先年遇有淺阻或繇孟瀆河外江分進每有風波之險盜賊之虞嘉靖二十九年寧波衛指揮王承恩被劫可鑒近來倭奴未靖孟瀆河江海之交正賊寇出沒之處尤宜預防以此漕司具

奏擬行江南巡撫嚴督常鎮二府并該縣掌印管河水利等官將前河道不拘年限但有淤淺處所即便起夫疏濬封閘蓄水以待糧運每年終將府縣管河官職名疏通過河道緣繇申報漕司查考俱載入議單永爲遵守等因題奉 欽依節行去後案候通無一字回報又經五次移咨江南巡撫督催節據把總等官張建節等各呈稱兌完糧米於三月初五等日陸續押發開行已過無錫地方見阻丹陽丹徒七里等處守淺不得通行即今三月過半未見興工挑

空實為阻誤等因到臣及諮詢南來公差官員各稱

載糧民船阻集數千隻相沿數十餘里不能前進為

照漕運連年遲誤蓋繇坐失天時復違地利所致若

季春初夏北水漸平河道無阻軍船過淮數日可達

兩洪今首先被阻江南坐守餘月及至河開有水黃

河又漸泛溢縱加催併勢難取速安得不誤運事直

至四月初十日鎮江府方報河開通船已自遲誤比

叅將黃印駐劄瓜洲差人看驗鎮江一帶尚難行舟

南北通津人所共見豈能撥歸四月二十日浙江兩

司官員舟過揚州府亦言鎮江河道不能行舟得運

軍三四百人撻拽方得出閘重運糧船勢難前進似

此怠誤法當叅究緣查取職名未到有礙施行再照

前項河道先年原設有水利工部郎中一員專管浙

西直抵鎮江一帶河道及修理海塘白茅港三江口

等處如郎中林文沛在任之時水利修舉運河疏通

公私稱便後議裁革決塞不時旱澇無備田禾失利

漕渠遂湮深為未便况今倭寇生發蘇松杭嘉節有

聲息燒燬糧船另行查報萬一姦細嚮導窺伺鎮江

運河阻塞為患不小乞 勅戶工二部再加詳議合

無查照舊規於前項地方復差工部郎中一員往來

督理庶克有濟仍乞 勅下該部通查該府縣各掌

印管河官員不分在任離任但係三十三年正月至

四月在府管事者嚴行提問庶儆將來

得旨河道郎中不必添設各官不行開濬者都着

查明拿問

乞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疏

收拔武勇

題為懇乞 天恩廣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事

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切見倭寇類多 中國之人

間有膂力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為賊躡路踏白設

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

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

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

無恒心豈甘啄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

鄉番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為耳目華人藉倭奴為爪

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况華夷

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

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扇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為區處。竊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今之議者。一則曰復市舶便。一則曰嚴誅剿便。夫各路之軍威未振。羣賊之懲創未深。而即復市舶。恐非國家御夷之體。倭奴所殘。既皆我之良善。官兵所殺。又多我之逋逃。而必嚴誅剿。亦非所以仰承朝廷好生之德。臣愚無知。欲乞此段聖明廣收武得之蘇子瞻論京東捕盜劄子勇容。令各處撫按於軍民白衣人中。每年查舉。素有

膂力膽畧。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官名色。每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擬官職。奏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簡。或從武階。則授試所鎮撫。循資叙遷。定給俸糧。止許捕盜殺賊。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員事例。考察考選。有犯依律照例問罪。如此則片善寸長。皆霑斗食。暴夫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為盜用。數年之後。未必無將材出於其中也。其見此今須行使為惡者有反顧之心。今從賊者亦乞天恩浩蕩。特降黃榜招撫。赦

宥許令歸降。送還鄉土。其間如有擒斬賊徒者。照例給賞。其才力可用。情願報效者。亦就隨宜委用。隔別地方。立功贖罪。候有勞績。照前叙遷。不然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逮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衛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高練兵。又遣都督商暉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猶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

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蠶戶籍為水軍。至數萬人。又

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

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

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為議處也。或謂臣職在用兵。不

得言招撫事。竊念臣待罪海防。官以巡撫為名。凡盜

賊應剿應撫。自合條畫奏聞。恭候聖裁。臣愚無

知言。似迂濶。而頗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或近人情。乞

勅該部詳議。如果臣言可采。再乞斟酌擬議。上

請定奪施行。賊黨漸可解散。東南財賦重地。庶有



息有之日。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部覆各該撫按官於白衣中每年查舉有膽力智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名色每月給米一石令其捕盜有功量擬官職從賊欲歸土及殺賊來降照例給賞得旨俱依擬

添設官員疏

添設同知

題為比例添設官員以安地方事。准提督操江兼管巡江都御史史褒善會稿。案查近據揚州府申報倭寇千餘攻圍通州。流劫如臯泰興地界。及蘇州府申

報倭寇攻圍太倉崑山。將至府城等因。竊照揚州府當南北水陸之衝。建治於淮南江北之間。其郡最巨。蓋與江南蘇松等府。可以比隆焉。蘇松俱設有同知二員。以一員分理郡事。一員專管巡捕。而揚州原未議設。是誠缺人廢事。不可不因事建官以資化理也。况該府所屬附郭江都縣瓜洲鎮坐枕大江北岸正與鎮江府對峙。其地之相去也。離南京一百二十餘里。離揚州四十餘里。且其人煙輻輳。舟楫往來。加以盜賊無籍之徒。隱伏於其間。又無城郭以障衛之。故

此間形勢甚為要地。但所重不在設

先年兵部題 准事例該府同知不妨原務駐劄瓜州兼管沿江一帶巡捕時常操練壯快遇警緝捕盜賊此固一時權宜借才求治之義也然而地當衝要事務叢挫各衙門委勘甚多是以奔走往來自難停駐若遇江上有警遂至整理無素追呼不前多至誤事今照倭寇竊發極於蘇松連及通泰本處調兵防禦歲無虛日而用人圖治尤當首事建議者也臣會同提督操江都御史史褒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竊欲比照蘇松二府除正員同知專一清軍協理府事外添設同知一員遵照原議常川在於瓜州舊有府館衙門駐劄 今整飭該鎮兵夫監造巡哨船隻會合該衛巡江官員演習水戰兼管所屬一帶江面上接儀真下抵狼山緝捕鹽盜如有海寇入江督兵追剿以靖江洋此誠分職供事之義弭盜安民之策或不可緩也

部覆添設同知一員得旨依擬

定議江南江北兵糧疏

江南江北兵糧

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議照江北四府

三州連年飢饉，雖蒙 聖恩蠲賑，及令臣等竭力撫綏，未見寧輯。去歲逆賊師尚詔竊發，今年通州等處倭寇焚劫，調遣徐亳邳宿等處官兵剿捕，各給招募安家盤纏銀兩，隨途應付行糧草料，皆取給于四府三州庫藏空虛，里甲困敝，已自不堪。近逮廬鳳徐沛蕭碭泗亳等府州縣節申江南防禦倭寇，屢蒙上司明文責令挑選兵快，多寡不等，各要量給盤纏，差官管領至江南等處聽候遣用，沿途有司支給行糧等因。到臣，臣因賊情緊急，當即批行依文荅應，所費錢糧難以悉數，只如無錫之富庶，奚啻百倍於沛縣。今調沛人以守無錫，又令沛縣出辦安家銀一百二兩也。

此疏正論江南調兵于江北不宜復費江北資糧。

自沛至瓜洲經行江北一千五百餘里，所過又皆出辦行糧。江北地方豈堪此等勞費？臣曾備咨總督衙門定示規則，要令江南調江北之兵，自備錢糧給與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招募去處并經過有司免其責辦。臣又節查先年浙江江南巡撫等衙門差官前來江北招募驍勇，俱係自備銀兩，前到所擬地方，顧募合用盤纏行糧，俱帶領前來給散。惟近日調取

凡有調遣自備行糧既無騷擾地方之憂又使統兵將官易于鈐轄。

江北兵快不下三千餘人。錢糧一切取辦於江北。通計不下銀萬兩。夫既役江北之人。復竭江北之財。是江北四府三州兼江南之徭賦矣。即今鳳淮等處修理。皇陵蓋造高牆。建閘濬河。摻括已盡。不惟有司幹辦不前。民間亦甚騷擾。此江南江北錢糧議處者也。再照倭寇之內。華人所居七八類多姦狡。知我水陸險易。地里遠近。將官強弱。軍兵多寡。謂蘇松在浙西。江北間。以故今春先犯蘇松。致使浙西參將盧鏜。江北參將解明道。各領兵策應。賊遂分投南北登岸。

搶劫。遂至蘇松浙西江。北南北千里。處處失利。蓋賊

論舟行遲速甚為明暢

船外洋乘風。惟所向往。頃刻可到。我兵策應必繇腹裏。道路迂遠。非浹旬半月。必不能至。若江北兵赴江南。中隔大江。卒遇風波。又難預料。今宜沿海地方。各有守兵。各有援兵。守兵駐劄保障。賊至出戰。援兵酌量賊情。審度地勢。分布四五枝。如北邊遊擊事例。遇有緊急。往來策應。庶保無虞。據臣撫屬自海門以至海州。不啻千有餘里。萬一海州鹽城有警。通泰參將梅希孔亦必不能舍通州而赴急。况敢越江而赴江。

南乎。又如鳳陽泗州。陵寢高牆所在。關係尤重。通  
州被圍之時。鳳泗雖有一留守司十衛所官軍。又蒙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臣

並不曾敢調動一人一馬。蓋事體有輕重。自不敢顧

○調○度○之○失○宜○也

彼而失此也。徐州雖有勁兵千餘。亦緣彼處自古號

為強悍。必須兵力彈壓。以此通州被圍之時。臣不得

已。調取徐兵六百名。一戰勝賊。即時發回。誠恐山東

此○皆○重○地○好○

河南交界去處。盜賊生發。須兵堵絕。一則近護運河

○人○所○窺○

一則遙防高牆故也。夫善守者必逸已而勞人。善戰

者必安內而攘外。今連年防倭。南京浙江江南等處

調募江北兵勇。先後不啻五千餘人。是防倭而不顧

鳳泗徐邳。恐亦非長策。萬一事出不測。臣何所逃罪。

此江南江北軍旅所宜議處者也。臣本菲才。當此多

事。日夕憂惶。豈敢偏執已見。自分彼此。竊念倭寇焚

劫之禍。顯而易見。閭閻窮苦之變。隱而難知。小民至

愚而神。即使役其力。用其財。均平齊一。彼亦無憾。若

行以一切之法。少壯者既令其奔走於鋒鏑之間。老

弱者又令其供億於徭賦之外。安能保其不有他變。

乎。况賊情難輯而易發。民心易動而難安。良善為之驚疑。姦雄因而扇動。是海徼未寧而中原先敝矣。伏望皇上軫念江北地方。陵寢所在。乞勅該部從長計處。以後江南調兵江北。擬定規則。令其自備錢糧。給與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選去處。并經過有司。免其取辦供應。前項用過江北錢糧。亦不敢望其解還補庫。其調取江北官兵赴江南者。通不得過二千員名。原係守兵屯住信地者。亦不得調動。鳳泗徐邳。亦宜仍留官兵防守。不得專意防倭。而不慮及。陵寢運道高牆。及鄰境盜賊。如此庶民財不致偏累。事體不致偏重。外患可憑。而內憂可弭矣。

乞預為防禦疏

防禦倭寇

再照江北江南相去不遠。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縣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即今常熟節經寇難。崇明已被殘破。而倭寇見今糾聚吳淞江口。及八團四團者不下數千。皆陸地置造房屋千數間。水中聯絡舟船千數隻。是皆數年積集之寇。難責一時乎。定之功。若八團賊乘風至江北呂四場。不過一日。四

論形勢簡明

自非而南亦可例知近

來乞活有窺廣陵之心幸備禦有方不敢徑至脫團賊不過半日而江北兵船久任江南地方空虛殊

其送瓜廣陵則防江要害又當在平江一帶矣豈

為可慮况使船難於使馬而舟師之練習甚艱主兵

必瓜步京口之間乎

便於客兵而身合之徒衆易散今賊徒水陸盤結有

備而我兵南北調遣乏人切恐姦謀叵測今冬未得

解散明春益復猖獗豈惟通泰海門如臯四州縣危

指畫如見

急萬一賊渡海而北則呂四等場皆有小徑可以越

通泰而直趨揚州溯江而西則狼山等處皆是長江

可以犯瓜儀而窺伺留旬如此則漕運阻絕江淮

震動矣臣待罪海防兼理漕務日夕憂惶計無所出

若專顧江南不顧江北即使江南安靖而江北驛騷

憂方深也即今賊少船寡尚可支持倘船多賊衆何

以待之乞勅兵部再加詳議上請行令總督軍

務尚書兼右都御史張將姜旦水軍即便發回江

北休息一二月以待明春賊至遠行哨探防禦仍於

明春正二月間再發健將精兵二千員名前來江北

瓜儀駐劄以防備漕運拱護南京庶保無虞地方

幸甚臣不勝幸甚

瓜洲築城疏

瓜洲築城

鄭端簡集

瓜洲築城

古

半露堂

題為懇乞 聖明築城瓜洲以保障地方事、先准總

督軍務尚書張 咨照得揚州府瓜洲地方、切近長

江、又密邇海口、人煙湊集、舟車萃止、運道經繇、南北

要地、近年倭賊深擾、若使繇海入江、瓜洲首當其患、

且原無城郭、可以衛民、又無垣墉、可以蓄衆、萬一有

警、非惟商民被害、抑於運道有妨、相應及時議處、庶

可保障將來、咨煩督同淮揚兵備道、行委揚州府知

府吳桂芳、親詣瓜洲相度地利、必須形勢高敞、原隰

寬廣、於河道兩岸、築立營堡二處、墻墉堅峻、中可容

衆數萬、仍開四門、并立營樓墩臺、以便瞭望、稍加城

式、塼口戰格、將臺米倉、俱各齊備、平時議立叅將、或

守備官員、量撥軍兵操練把守、以揚軍威、遇警拒戰、

倉卒之間、民或奔走、可以依歸、似為要衝切務、其在

此時、尤當亟舉、又准操江都御史史 咨稱瓜洲一

鎮、切近 留都、下接海口、人煙數多、中有五壩、實南

北要害之地、原無城郭以障衛之、况今倭寇猖獗、動

輒垂涎、以為口實、蓋緣該鎮商賈輻輳、財貨堆集、所

在繁華、易以誨盜、故也、近雖調兵防守、終非長策、若



不及時設置險固以防侵掠其於保障地方甚有未

便已經揚州府查議相度該鎮應否修築城垣及動

用工價銀兩作何處辦查得北虜入寇近年北直隸

山東河南地方俱經撫按行文所屬在於城市鄉村

大鎮俱設城堡以固防守應合比照此例以建治之

但此地土埂一經風雨輒至圯壞須得甄石乃為經

久通行申呈務於地方有益事體無礙方可施行去

後該臣看得瓜洲地方扼江海而走徐揚控吳楚而

屏畿甸實水陸孔道漕運要津且人煙稠密商賈

輻輳姦宄垂涎急宜築城已經議行揚州府知府吳

桂芳公同同知唐鉞朱哀先後踏勘丈圍城基估計

合用物料工食共銀二萬九千六百餘兩數目前來

看得吳桂芳所議瓜洲築城視海門如臯泰興三縣

尤為要重及咨訪區畫俱已詳明相應依擬再照瓜

洲雖江北地方實南北津要應用錢糧宜聽總督軍

務衙門裁酌均派江南江北各府協濟庶工程易集

但恐江南倭寇猖獗供億不貲無暇及此如蒙 皇

上裁察 勅下該部加查議施行

議變塘田奏築瓜城疏

議變塘田

該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查得本塘築自前代蓋因地有蜀岡金匱等山環拱其北每遇大雨淋漓細流會集其中得以灌溉沿岸諸田此蓋前人築塘之本意也。國初改運裏河議以前塘蓄水專防河道淺涸則放洩塘水繇烏塔溝入河接濟運船然塘築於諸山之麓遇霖雨則暴流易集遇亢旱則塘水易涸蓋漕河居府城之東地勢頗下而與寶應高郵邵伯白馬黃子赤岸諸湖相為流通水源頗遠前塘居府城

之西地形高阜且水出無源一遇亢旱比諸運河輒先乾竭况流渟久積塘腹漲平縱或聚水不盈數尺而實無益于漕河矣故近塘之民每每盜開成田勢豪之家往往夤緣討佃文移日積訐訟日繁遂使姦請湖而郡守不聽便致嫌恨詭生覬覦之心與併吞之計今幸追奪還官但此田俱屬膏腴人所共慕一聞仇鸞事敗各興苟得之心故田數甫及萬畝明文未至而赴府告佃者已紛紛矣竊惟方今國計空虛江北災青重大開河所賑費無所出若將前田定價召人承買似于目前國計

請河為田前代通獎謝康樂欲請

未必無少補於萬一。蓋前此塘田，不過召民佃種，每畝納銀二分五厘，歲入無幾。若照依時值變賣，官資其利，而民樂於趨，此亦乘時拯災之一權也。到臣案照議，照得瓜洲築城，原議該用物料工食，共銀三萬九千有零。今據揚州府知府吳桂芳開議，一要將逆犯仇鸞原受投獻，今沒官塘田，照依時價召人承買，可得銀一萬五千兩。再照前項沒官塘田，雖預備接濟漕運，然高郵寶應諸湖，瀰漫有水之時，此塘高者皆為稼穡之場，低者不過芟蒲之壑。若遇乾旱，諸湖

水猶未竭，而此塘已為陸地矣。以故姦民獲利，即遇清查，輒便投獻。及至沒官，改正之後，該府擬欲召佃起租，未見允行。殆亦有為，但與其聽姦雄違例受獻，附益私家，孰若許官司履畝佃耕，裨補公帑之為愈也。况取昔年備漕廢棄陂塘之田，而濟今日防漕緊急工程之費，是捐虛名而圖實用，揆諸事體，似亦相應。夫隨時濟務，難泥故常。眾難群疑，必資權變。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師旅饑饉，適遇時艱，錢穀甲兵，會逢財絀，亟勅戶工二部，再加詳議，俯從所擬施

行地方幸甚

會議大同巡按

尚約題兵餉疏

大同兵餉

題為進兵運餉乞

勅督撫將領官員嚴加戰守以

慰 聖懷以安重鎮事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樂尚約題臣於四月初五日至大同鎮城見得總

督侍郎江

調取官兵已分營伍糴買軍儲漸足支

用所當進兵之時矣隨該侍郎江

於本月十一日

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楊

督同鎮守大同總

兵官張承勛統兵前赴右衛訖臣愚以積久未練之

兵恐難取勝于一戰而糧草所備未多又難以為持

久之謀縱右衛之路通而糧餉稍入臣聞右衛之內

粟米竭矣牲畜盡矣房屋燬矣餓殍者衆矣老幼飢

餓而不能興者不知其幾矣耕稼廢于歷年而田畝

為醜虜之牧地牛具供於炊爨而農夫為鋒鏑之冤

魂苦楚之狀難以言悉者也若不仰賴 聖恩大加

賑濟以備不虞恐數萬生靈雖少蘇於萬歿一生之

後七八月間胡馬強壯信內逆之勾引效已往之久

圍則右衛之路暫通而復阻今日之兵雖散而復徵

云本衛者宜大兩鎮之門戶也右衛不守則宜大

不能安此是○要地故虜文○圍困之

軍旅之供所費益多。而邊疆之中。殆無寧刻。此臣之所以過爲將來者慮也。伏望 皇上嚴勅督撫諸臣同心協力。務在勦除。而右衛旣通之後。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使人人而爲自食之利。量地理而加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使隨地而爲戰守之圖。則虜賊之克黠難保其不犯。而我軍之有備庶免於倉皇。至於應援之兵。可以調用。兵馬之費。可以儲積者乞 勅戶兵二部。速爲議處。不惟右衛之圍可解於目前。而大同都邑凋弊之久。可振作於將來矣。

臣等會議得大同右衛。久爲虜困。若使往年巡按御史據實奏聞。早爲區處。豈致危急如此。所據御史樂尚約奏稱。欲救目前之急。必須調遣援兵。積儲軍餉。欲爲經久之計。必須仰賴 聖恩。大加賑濟。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量地里而加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皆禦虜安民之計。深爲有見。相應會議。擬奏除調遣援兵。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督發主客官兵十一枝。已經月餘。量已調集。其積儲軍餉。節該戶部陸續給發帑銀共三十餘萬兩。買辦糧草。已有

運至左衛者，但虜退之後，即為久遠之計。四事委宜區處相應，大發帑銀，早為賑濟。或一時運解未及，就於見到大同銀兩內，動支四萬兩，內二萬兩計筭右衛官軍民戶分別賑濟，作為米粟之數，二萬兩給為屯種官民田地牛種之資。戶部即將今次用過銀四萬兩，照數補完。至於扣修墩堡，則或仍舊貫，或創新營務，須并及邊牆通行整理。據扼險要，控制賊衝，我得通行。賊難邀阻，添設將官，則如左衛威遠平虜等衛、牛心高山等堡，可以聯絡聲勢，互相犄角去處。犬

則副將，小則遊守，隨宜設置，揀選將領，及時預防。此皆御史欒尚約奏內事情。臣等酌議具奏。此外尚有

四事：一則該鎮軍少，輒調客兵往來，勞費無益。戰守

召募不如土著事理甚明

必於各衛所官軍舍餘內，及土著居民多方抽選，召

募，揀拔精壯，補足原伍。時加訓練，應得糧餉，照例支

給。一則邊儲缺乏，實繇鹽法廢壞，不收本色，專徵折

此一段論復鹽法有卓識

色，以飛輓良法，久廢不講。即今危急，雖積金如山，何

益於事。為今之計，必須議復飛輓，開中鹽引，定收本

色，仍減斗頭，勿徵銀兩。庶使富商豪戶各自赴邊，春

農之際既能備資本以助耕種秋收之時又能收米粟以易鹽引邊地自然開墾糧料自然充足安邊足用此為急務但每言及此人皆視為迂緩不濟急用殊不知三年之艾自今蓄之尤為可及不然年復一年動支內帑坐困東南耕種之民無益西北飢疲之卒庫藏日至空虛邊鄙日至荒廢矣一則官吏貪殘軍民困苦忍棄鄉土甘從醜類亟宜嚴設文武官員用心撫綏軍民多方設法招回在虜人口免其糧差嘉靖末年多有邊民逃入虜中若板升之泉是也加意安輯一則有名逆賊多在虜中勾引逋逃且歸

且叛反覆無常須要密謀曲計或購賞以擒渠魁或遣間以離黨與務使互相疑貳莫敢近邊凡此藥尚約所奏臣等所議事件皆是虜退路通之後方可施行至於酌量事勢相度時宜全在總督大臣審處合候命下各行總督尚書楊嚴督該鎮巡等官同心協力先救目前之急趁此兵餉既集之時即便驅賊入餉以解右衛倒懸之苦隨將賊退路通修墩堡築邊牆設將領等項并會議足兵足食內收人心外攜賊黨事宜各要乘時刻期着實舉行永安重鎮上

慰 聖心其賑濟銀兩各行都察院劄行御史欒尚  
 約督領守巡等官設法給散務使人沾實惠事完徑  
 自造冊奏繳此外若別有關係目前要務日後遠猷  
 應處置者仍聽總督大臣作速議奏以憑覆請 定  
 奪臣等忝受股肱耳目之任值此邊陲多事不能出  
 謀宣力為 國保民仰體 宵旰之懷致蒙 皇上  
 勅下廷議謹叅合衆論上乞 聖裁  
 得旨都依議着實舉行

會題處置南京叛軍疏

南京叛軍

兵科抄出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張 等題近

所載南都兵變事甚詳故存之

緣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  
 儲公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越牆頓跌昏厥拖入大  
 中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  
 所有家財劫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得委曲撫處緣  
 各兵原無叛心祇十數兇徒乘見衆怨誘脅至此當  
 即解散即已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人自知  
 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謀於野肆或飲於神祠倡為  
 洗營之訛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洵洵動搖



臣謀同本部右侍郎李遂訪據坐營萃恩把總張勳等開報首惡周山等參互無枉乃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文各一張隨於三月十六日部勒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蔡忠劉鑾滕彪顧山陳官三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甫張玉馬紀繆鑾劉萃夏鐸李伸李文昇祝昶朱受兒謝學及先獲今故錢周江伏任江甫蔣貴葛貴等二十五名并未獲一名唐四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鞫審無詞隨行給示榜開各惡姓名即有脫漏俱不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

奸不敢濫及要以杜其轉攀之口而安其反側之心

耳再照前項克逆雖釁起於積怨而事緣於激成然

委過于激成則事局易結此亦從來積弊矣

各軍叨蒙國家厚養垂二百年承平日久曾無征

戍之勞即使支放愆期亦不過有司出納之吝乃敢

於白晝大都之中戕害大臣逼脅府部重傷國體

厚負天恩但原其初心止因饑年艱窘讐害所司

本無他意不有重創何以正法不有大赦何以安人

伏望皇上早賜處分以釋疑懼此輩苟有人心

感蒙生全之恩當益效死之報矣等因奉聖旨

兵部看了來說臣等看得南京營兵本以烏合原非

部○覆 數語 尚○有 斟 酌

虎旅豐儲坐食受

朝廷養育之恩沃土安居無邊

陞征戍之苦不能感奮效忠外淨倭氛乃敢於白晝  
大都之中脫巾羣譟戕辱部臣據城勾虜雖少異雲  
朔之克越貨傷人實不減甘涼之變律以無將之戒  
即便通行誅夷亦不為過仰蒙 聖皇在上好生之  
心乾坤合德燭微之智日月同明憫其無知止欲擒  
其首惡開其自新遂盡赦其脅從至仁大義招揭無  
遣隨令渠魁相繼就縛一時根本之地倏爾輯寧四  
方觀望之情居然消弭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